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四	二	七	一
四	二	七	一
〇	五	〇	〇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漢	書	四	二
〇	五	〇	〇
〇	七	〇	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20
冊數	105 (78)
函號	281 21



宋史卷三百四十九

列傳第一百八

開府儀同三司莊園錄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錦等奉

旨重修

郝質

賈達

竇舜卿

劉昌祚

盧政

燕達

姚兕

弟麟子

楊燧

劉舜卿

宋守約

子球

郝質字景純汾州介休人少從軍挽疆為第一充殿前行門換供奉官為府州駐泊都監主管麟府軍馬與田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四十九

列傳

一

肱將兵護軍須臾麟州道遇西夏數千騎寇鈔質先驅力戰斬首獲馬數百又與肱行邊至栢谷敵塹道以阻官軍質禦之於寒嶺下轉鬪逐北遂脩復寧遠諸柵以扼賊衝宣撫使杜衍安撫使明鎬連薦之且條上前後功狀超遷內殿承制并代路都監大名賈昌朝又薦爲路鈐轄使討貝州文彥博至命部城西回河上有亭甚壯彥博慮爲賊焚遣小校藺千守而質使千往他營度戰具千辭質曰亭焚吾任其責千去而亭焚彥博將斬千質趨至帳下曰千之去質實使之罪乃在質願代千死彥博壯其義兩釋之質自此益知名賊平遷六宅使

歷高陽關定州并代鈐轄駐泊副都部者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軍殿前部虞候加領賀州刺史英州團練眉州防禦使奉詔城豐州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宿州觀察使召還宿衛改馬軍英宗立遷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加安德軍節度使爲殿前副指揮使神宗立易節度武軍爲都指揮使元豐元年卒帝親臨其喪贈侍中謚曰武莊質御軍有紀律犯者不貸而享犒豐渥公錢不足出已奉助之平居自奉簡儉食不重肉篤于信義田肱不振而死爲表揭前功官其一孫在并州與朝士董熙善約爲婚姻熙死家貧無依質已爲節度使竟

以女歸董氏自爲官不上閥閱從微至貴皆以功次遷
云

賈逵真定藁城人隸拱聖爲卒至殿前班副使知換西
染院副使從狄青征儂智高戰於歸仁驛旣陳青誓衆
曰不待令而舉者斬時左將孫節戰死逵爲右將軍先
鋒將私念所部兵數因易劔兵法先據高者勝苟復待
命而賊乘勝先登吾事去矣卽日引軍趨山旣定賊至
逵麾衆馳下仗劍大呼斷賊爲二賊首尾不相救遂潰
逵詣青請罪青拊其背勞謝之邕州城空青使逵入括
爲私遺墜固辭是時將校多以搜城故匿竊金寶獨逵

無所犯遷西染院使嘉州刺史秦鳳路鈐轄初逵少孤
厚賂繼父得其母奉以歸至是以母老辭不許而賜母
冠帔泰山多巨木與夏人錯壤逵引輕兵往來伐羗酋
馳至畫地立表約決勝負逵引弓連三中的酋下馬拜
復從逵取盈而歸徙并代路專主管麟府軍馬熟戶散
處邊關苦於寇略逵差度遠近聚爲二十七堡次第相
望自是害乃息畫鐵爲的激種豪使射又皆成勁兵一
夕鋒火屢發左右白當起逵臥不應且而謂人曰此必
妄也脫有警可夜出乎徐問之果邊人燭遺物也復徙
秦鳳去之十日而代者郭思敗朝廷以逵爲能連擢捧

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馬部殿前都虞候歷涇原高陽關麟延路副都總管以利州觀察使入爲步軍副都指揮使都城西南水暴溢注安上門都水監以急變聞英宗遣達督護亟囊上塞門水乃止議者欲穴隄以泄其勢達請觀水所行諭居民徙高避水然後決之軍校營城外者每常朝卽未曉啓門鑰或輟朝失報啓鑰如平時達言禁城當謹啓閉不宜憑報者乃冶鐵鑄常朝字俾持以示信遷馬軍副都指揮使復總郵延兵延州舊有夾河兩城始元昊入寇據險城幾不能守達相伏龍山九州臺之間可容窺覘請於其地築保障與城相望

延人以爲便轉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達言种諤處綏州降人於東偏初云萬三千戶今乃千一百戶耳逋逃之餘所存纔八百蕃漢兩下殺傷皆不啻萬計自延州運粟至懷寧率以四百錢致一石而緣邊居人壯者但日給一升罔冒何至大半誥徒欲妄興邊事自以爲功不可不察也元豐初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請不俟郊赦賜三世官神宗曰達武人能有念親之志其特許之數月而卒年六十九贈侍中諡曰武恪竇舜卿字希元相州安陽人以蔭爲三班奉職監平鄉縣酒稅有僧欲授以化未爲白金之術謝曰吾祿足養

親不願學也辟府州兵馬監押夏人犯塞舜卿欲襲擊
舉烽求援於大將王凱凱弗應舜卿度事急提州兵出
戰勝之明日經略使問狀凱懼要以同出爲報舜卿驩
然相許不自以爲功爲青淄路都監海盜行劫執博昌
鎮官吏肆剽掠舜卿募士三百悉擒之使契丹主客馬
祐言昔先公客省善射君當傳家法置酒請射舜卿發
輒中祐使奴持二弓示之一挽皆折湖北蠻徭彭仕義
叛徙爲鈴轄兼知辰州建議築州城不擾而辦帥師取
富州蠻將萬年州據石狗崖舜卿選壯卒奮擊蠻矢石
交下卒蒙盾直前發強弩射萬年州斃于崖下遂拔之

左右欲盡勦其衆舜卿不許曰仕義願內附特爲此輩
所脇今死矣何以多殺爲引兵入北江仕義降擢康州
刺史加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指揮使馬軍殿前都虞
候三遷邕州觀察使歷邠寧環慶路副都總管熙寧中
十上章求退且丐易文階改刑部侍郎提舉嵩山崇福
宮以光祿大夫致事再轉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八十八
諡曰康敏

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父賀戰沒于定州錄爲右班殿
直主秦州威遠砦青塘聚兵鹽井經年不散昌祚奉帥
命往詰之諸酋曰聞漢家欲取吾井鹽昌祚曰國家富

有四海何至與汝爭此邪與酋俱來犒賚之歡然帥衆去遷西路都巡檢使遼還神宗臨試馳射授通事舍人夏人寇劉溝堡昌祚領騎二千出援虜伏萬騎於黑山而僞道卒遇之戰不解薄暮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發殪之餘衆悉遁訃李師中上其功曰西事以來以寡抗衆未有如昌祚者知階州討平毋家等族又平疊州轉作坊使爲熙河路都監從王中正入蜀破篋篋羌加皇城使榮州刺史秦鳳路鈐轄又加西上閣門使果州團練使知河州元豐四年爲涇原副都總管王師西征詔與總管姚麟率蕃漢兵五萬受環慶高遵裕節制令

雨路合軍以出旣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出胡盧川次磨齊隘夏衆十萬扼險不可前昌祚挾兩盾先登夏人小却師乘之斬首千七百級進次鳴沙川取其窖粟遂薄靈州城未及闖先鋒奪門幾入遵裕馳遣使止之昌祚曰城不足下脫朝廷謂我等功柰何今按甲勿攻是夕慶兵始距城三十里而軍遇敵接戰昌祚遣數千騎赴之遲明賊已退遂謂遵裕裕訝應援之緩有誅昌祚意旣見問下城如何昌祚曰比欲攻城以幙府後未敢前日磨齊之戰夏衆退保東關若乘銳破之城必自下遵裕弗內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囊傳壘至旦入矣怒未

解欲奪其兵付姚麟麟不敢受乃已明日遣昌祚巡營
凡所得馬糧悉爲慶兵所取涇師忿譟遵裕圍城十八
日不能下夏人决七級渠以灌遵裕師軍遂潰卽南還
復命涇師爲殿昌祚手劍水上待衆濟然後行爲虜所
及戰退之至渭州糧盡士爭入無復行伍坐貶永興軍
鈐轄明年復徙涇原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延州
時永樂方陷士氣不振昌祚先脩馬政令軍中校技擊
優者乃給焉自義合至德靖砦綿亘七百里堡壘䟽密
不齊烽燧不相應昌祚度屯戍險易地望遠近事力彊
弱立爲定式上諸朝夏人寇塞門安遠砦拒破之殺其

統軍葉悖麻咩埋二人蓋始謀攻永樂者圖其形以
獻帝喜遣近侍勞軍哲宗立進步軍都虞候雄州團練
使知渭州歷馬軍殿前都虞候渭地宜牧養故時弓箭
手人授田二頃有馬者復增給之謂之馬口分地其後
馬死不補而據地自若昌祚按舉其法不二年羸馬復
初又括隴山間田得萬頃募士卒五千別置將統之勁
悍出諸軍右朝廷歸夏人四砦昌祚以爲不可再遷殿
前副都指揮使冀州觀察使武康軍節度使年六十八
卒贈開封儀同三司諡曰毅肅昌祚氣貌雄偉最善騎
射箭出百步之外夏人得箭以爲神持歸事之所著射

法行於世

盧政太原文水人以神衛都頭從劉平與夏人戰延州虜薄西南隅兵不得成列政引數騎挑戰發伏弩二百射却之日且暮政說平曰今處山間又逼汚澤宜速退保後山須明決鬪不然彼夜出乘高蹙我何以禦之平不聽遂敗政脫身歸黃德和誣平降城仁宗引政問狀政言平被執非降也因自陳失主將當死帝義其言赦之以爲供奉官德州兵馬監押預計具州率勇敢數百人飛環絳堞而登守者莫能亢大軍乘之以入遷內殿承制南征儂智高亦有功歷秦鳳高陽關都鈐轄治平

熙寧中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三衛都虞候副都指揮使涇原定州并代州定四路副都總管累轉邠州團練昌州防禦黔州觀察使拜武泰軍節度使政時年七十三氣貌不衰侍立殿下雖久無惰容能上馬踟躕觀者壯之早朝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燕達字逢辰開封人爲兒時與儕輩戲輒爲軍陳行列狀長老異之旣長容體魁梧善騎射以材武隸禁籍授內殿崇班爲延州巡檢戍懷寧若夏人三萬騎薄城戰竟日不決達所部止五百人躍馬奮擊所向披靡擢鄜延都監數帥兵深入敵境九戰皆以勝歸囉兀之棄走

遣達援取戍卒輜重爲賊所邀且戰且南失亡頗多神宗以達孤軍遇敵所全亦不爲少累遷西上閣門使領英州刺史爲秦鳳副總管討破河州羗遂降木征遷東上閣門使副都總管真拜忠州刺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郭達招討安南爲行營馬步軍副都總管入辭神宗諭之曰卿名位已重不必親矢石第激勉將士可也達頓首謝曰臣得憑威靈滅賊雖死何憚初度嶺聞前鋒遇敵苦戰欲往援偏校有言當先爲家計然後進者達曰彼戰已危詎忍爲自全計下令敢言安營者斬乃卷甲趨之士皆自奮傳呼太尉來蠻驚潰卽定廣原師

次富良江蠻熾鬪船於南岸欲戰不得達默計曰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吾示之以虛彼必來戰已而蠻果來擊之大敗乃請降師還拜榮州防禦使以主帥得罪而獨蒙賞乞同責不聽元豐中遷金州觀察使加步軍都虞候改馬軍超授副都指揮使以訓閱精整除一子閣門祇候數被詔獎進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哲宗立遷爲使徙節武信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毅敏達起行伍喜讀書神宗以其忠實可任每燕見未嘗不從容嘗問用兵當何先對曰莫如愛帝曰威克厥愛可乎達曰威非不用要以愛爲先耳帝善之

姚兕字武之五原人父寶戰死定川兕補右班殿直爲
環慶巡檢與夏人戰一矢斃其酋衆潰因乘之遂破蘭
浪敵大舉寇邊諸砦皆受圍兕時駐荔原堡先羗未至
據險張疑兵伺便輒出有悍首臨陣甚武兕前射中其
目斬首還一軍驩呼明日來攻益急兕手射數百人裂
指流血又遣子雄引壯騎馳掩其後所向必克敵度不
可破乃退攻大順城兕復往救轉鬪三日凡斬級數千
卒全二城慶軍叛兕以親兵守西關盜衆不得入而奔
兕追及下馬與語皆感泣羅拜誓無復爲亂神宗聞其
名召入覲試以騎射屢中的賜銀槍袍帶遷爲路都監

徙鄜延涇原從攻河州飛矢貫耳戰益力河州旣得又
爲鬼章所圍兕曰解圍之法當攻其所必救乃往擊隴
宗圍遂解累遷皇城使進鈐轄從攻交趾有功領雅州
刺史破乞弟領忠州團練使進副總管遷東上閣門使
徙熙河與种誼合兵討鬼章於洮州破六逋宗城夜斷
浮橋援兵不得度遂擒鬼章真拜通州團練使卒於鄜
延總管贈忠州防禦使兕幼失父事母孝凡圖畫器用
皆刻仇讎未報字力學兵法老不廢書尤喜顏真卿翰
墨曰吾慕其人耳弟麟亦有威名關中號二姚子雄古
麟字君瑞兄兕攻河州時俱在兵間中矢透骨鏃留不

去以疆弩出之笑語自若積功至皇城使爲秦鳳副總
管從李憲討生羌擒冷雞朴再轉東上閣門使英州刺
史元豐西討以涇原副總管從劉昌祚出戰勝於磨嘴
隘轉戰向鳴沙趨靈州而高遵裕敗還降爲皇城使未
興軍路鈴華復爲涇原副總管夏人脩貢且乞蘭會壤
土麟言夏人囚其主王師是征今秉常不廢卽爲順命
可因以息兵矣獨蘭會不可與願戒將帥飭邊備示進
討之形以絕其望從之督諸將討堪哥平經略使盧秉
上其功狀賜金帛六百元祐初擢威州團練使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歷步軍殿前都虞候步軍馬軍副都指

揮使紹聖三年以建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出知渭州安
燾請留之曾布曰臣嘗訪麟禦邊之策及熙河疆威俱
不能知願加敕使使之盡力韓忠彥曰奏對語言非所
以責此輩哲宗乃留麟不遣尋拜武康軍節度使殿前
副都指揮使王瞻取青唐麟以爲朝廷討伐方息肩柰
何復生此大患已而瞻果敗徽宗立進都指揮使節度
建雄定武軍檢校司徒卒帝詣其第臨奠贈開府儀同
三司麟爲將沈毅持重不少縱捨宿衛士嘗犯法詔釋
之麟杖之于庭而後請拒詔之罪故所至肅然
雄字毅夫少勇鷲有謀年十八卽佐父征伐從討金湯

以百騎先登奪隘又成荔原之功韓絳薦其材閱試延和殿安南瀘川之役皆在軍行歷涇原秦鳳將駐甘谷城知通遠鎮戍軍岷州官累佐騏驎使紹聖中渭帥章棗城平夏雄部熙河兵策援夏人傾國來與之鏖鬪流矢注肩戰采厲賊引卻追躡大破之斬首三千級俘虜數萬先五日折可適敗於沒烟士氣方沮雄賈勇得雋諸道始得并力城成擢東上閤門使秦州刺史明年虜攻平夏勢銳甚城幾不守雄與弟古合兵卻之徙知會州 熙河鈐轄王瞻略地青唐羗人攻湟鄯詔雄與苗履援之邈川方急雄適至羗望見塵起驚而潰圍既解

遂趨鄯州履後斯乃至瞻言蘭溪宗有遺寇宜悉蕩平之履卽往雄諫不聽戒所部嚴備以待俄而履師退賊追及雄整衆迎擊破之獻馘二千哲宗遣中使持詔勞問徙河州种朴戰沒王瞻軍陷敵中雄自鄯至湟四戰皆捷拔出之遂築安鄉關夾河立堡以護浮梁通湟水漕運商旅負販入湟者始絡繹於道加復州防禦使建中靖國初議棄湟州詔訪雄利害雄以爲可棄遂以賜趙懷德徙雄知熙州進華州觀察使蔡京用王厚復河湟治棄地罪停雄官光州居住三年得自便後論爲責輕復竄金州明年乃聽歸高末年死西寧諸戍阻絕起

雄權經略熙河安輯復新邊使知滄州加捧日天武四
廂都指揮使復爲熙州遷安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步軍
副都指揮使拜武康軍節度使召詣闕爲中太一宮使
引疾納節鉞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又以武康節知熙州
熙河十八年間更十六帥唯雄三至凡六年未幾以檢
校司空奉寧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武
憲

古亦以邊功官累熙河經略靖康元年金兵逼金城古
與秦鳳經略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俱勒兵勤王
特朝命种師道爲京畿河北路制置使趣召之師道與

古子平仲先已率兵入衛欽宗拜師道同知樞密院宣
撫京畿河北河東平仲爲都統制上方倚師道等卻敵
而种氏姚氏素爲山西巨室兩家子弟各不相下平仲
恐功獨歸种氏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戰爲言欲夜劫幹
離不營謀泄反爲所敗旣而議和金兵退詔古與种師
中折彥質范瓊等領兵十餘萬護送之粘罕陷隆德府
以古爲河東制置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
中山河間諸郡粘罕圍太原內外不相通古進兵復隆
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與金人戰互有勝負太原圍不
解詔古與師中犄角師中進師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

次等縣朝廷數遣使趣戰師中約古及張灝兩軍齊進而二人失期不至師中回趣榆次兵敗而死金人進兵迎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龍德詔以解潛代之古之屯威勝軍也帳下統制官焦安節妄傳寇至以動軍情既又勸古遁去故兩郡皆潰李綱召安節斬于瓊林苑中丞陳過庭奏古罪不可恕詔安置廣州

楊燧開封人善騎射應募隸軍籍從征具州穴城以入賊平功第一補神衛指揮使又從征儂智高接戰手殺數十人衆乘之而捷擢萬乘都指揮使遷榮州團練使京城左廂巡檢救濮宮火英宗識其面及卽位以爲鄧

州防禦使步軍都虞候歷環慶涇原鄜延二路副都總管至馬軍副都指揮使由客州觀察使拜寧遠軍節度殿前副都指揮使卒贈侍中諡曰莊敏燧初穴貝州城時爲叛兵所傷同行卒劉順救之得免及貴順已死訪恤其家甚至故人妻子貧不能活者一切收養之八推其義

劉舜卿字希元開封人父鈞監鎮戎兵馬慶曆中與子堯卿戰死於好水舜卿年十歲錄爲供奉官歷昌州駐泊都監諭降瀘水蠻八百人誅其桀驁者知水洛城神宗經略西邊近臣薦其能召問狀對曰自元昊稱臣秦

中不復戒嚴今宜先自治帝善之命訓京東將兵一年
入闕於內殿帝歎曰坐作有度其可用也爾無忘世讎
勉思忠孝期以盡敵舜卿泣謝即日加通事舍人環慶
有驚詔帥長安兵赴之乃單騎馳往慶州至則難已解
知原州改秦鳳鈐轄襲擊西市城先登有功遷皇城副
使久之知代州加客省副使遼邊謀盜西關鎖舜卿密
易舊鑰而大之數日虜以鎖來歸舜卿曰吾未嘗亡鎖
也引視納之不能受遂慚去誅謀者轉西上閤門使知
雄州始視事或告契丹闕大集請甲以俟舜卿不
動乃妄也契丹繫州民獄索之不聽會有使者至因

取其一以相當必得釋乃遣在雄六年恩信周浹元祐
初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知熙州夏人聚
兵天都連西羗鬼章青宜結先城洮州將大舉入寇舜
卿欲乘其未集擊之會諸將議方略使姚兕部洮西嶺
武勝兵合河州熟附詣珠城遣人間道焚河橋以絕
西援种誼部洮東由哥龍谿宵濟拜金川黎明至臨洮
城下一鼓克之俘鬼章并首領九人斬馘數千計遷馬
軍都虞候再遷徐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知滑州
召還宿衛未上道卒贈奉國軍節度使諡曰毅敏舜卿
知書曉吏事謹文法善料敵著名北州

宋守約開封酸棗人以父任爲左班殿直至河北緣邊安撫副使遷知恩州仁宗諭以亂後撫御之意對曰恩與他郡等耳而爲守者猶以反側待之故人心不自安臣願盡力徙益州路鈐轄累遷文州刺史康州團練使知雄州歷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步殿前都虞候入宿衛遷洋州觀察使衛兵以給粟陳譁譟執政將付有司治守約曰御軍安用文法遣一牙校語之曰天子太倉粟不請何爲我不貸汝衆懼而聽命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留後神宗以禁旅驕惰爲簡練之法屯營可併者併之守約率先推行約束嚴峻士始怨終

服或言其持軍太急帝密戒之對曰臣爲陛下明紀律不忍使恩出於臣而怨歸陛下帝善之欲擢實樞府宰相難之乃止故事當郊之歲先期籍士卒之兇悍者配下軍以警衆當受糧而倩人負者罰久而浸弛守約悉舉行之所居肅然無人聲至蟬噪於庭亦擊去人以爲過涖職十年卒年七十一贈安武軍節度使諡曰勤毅子球以蔭幹當禮賓院條秦川券馬四弊羣牧使用其議馬商便之再使高麗密訪山川形勢風俗好尚使還圖紀上之神宗稱善進通事舍人帝崩告哀契丹至則使易吉服球曰通和歲久憂患是同大國安則爲之契

丹不能奪積遷西上閣門使樞密副都承旨爲人謹密
朝日所聞上語雖家人不以告卒於官
論曰自郝質至宋守約皆恂直忠篤爲一時名將遭世
承平邊疆少警推節旄立殿陛高爵重祿以壽考終宜
也姚氏世用武奮兕與弟麟並有威名關中號二姚兕
之子雄亦以戰功至節度使而古竟以敗貶其才否可
見已

宋史卷三百四十九終

宋史卷三百五十

列傳第一百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兼殿中監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苗授子履

王君萬子瞻

張守約

王文郁

周永清

劉紹能

王光祖

李浩

和斌子說

劉仲武

曲珍

劉闡

郭成

賈崑

張整

張蘊

王恩

楊應詢

趙隆

苗授字授之潞州人父京慶曆中以死守麟州抗元昊者也少從胡翼之學補國子生以蔭至供備庫副使王韶取鎮洮授爲先鋒破香子城拔河府羗雖敗氣尚銳輒圍香子以迎歸師韶遣將田瓊救之瓊死乃簡騎五百屬授授奮擊敗之休士二日羗復要於架麻平注矢如雨衆懼授令曰第進毋恐瓊牌數百且至行前者傳呼羗驚亂力戰數十斬首四千級又破之於牛精谷取珂諾城盡得河湟地知德順軍三遷西上閣門使鬼章

寇河州詔授往一戰克撒宗論功第一遂知州事加四方館使榮州刺史從燕達取銀川降木征獻之京師加引進使果州團練使涇原都鈐轄召使契丹神宗勞之曰曩香子之役非汝以寡擊衆幾敗吾事以爲秦鳳副總管徙熙河復知河州副李憲討生羗於露骨山斬首萬級獲其大會冷鷄朴羗族十萬七千帳內附威震洮西拜昌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徙知雄州熙州元豐西討授出古渭取定西蕩禹臧花麻諸族降戶五萬城蘭州遇賊數萬於女遮谷登山逾戰敗退伏壘中半夜遁去授踰天都山焚南牟屯沒烟兀師行百日

萬曆二十七年刊

轉關千里始入塞授遇事持議不苟合初在德順或議
城饑南授曰地阻大河糧道不濟非萬全計也役卽止
師征靈武詔令援高遵裕卽條上進退利害甚切歷進
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元祐三年遷
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除歲以保康節度知
潞州提舉上清太平宮復使殿前薨年六十七贈開府
儀同三司諡曰莊敏子履

履束髮從戎授之降木征也履護送至京得閣門祇候
歷熙延渭秦四路鈐轄知鎮戎軍及其父時已官四方
館使吉州防禦使矣以事竄房州起爲西上閣門副使

熙河都監又責右清道率府率監峽州酒稅元符初悉
還其官以熙河蘭會都鈐轄知蘭州詔同王瞻取青唐
與姚雄合兵討峽羗箋羅結贍將李忠戰敗羅結大集
衆宣言欲圍青唐履雄將至羗死陣以待勢甚盛履叱
軍士納弓於鞬拔刀而入羗怙巢穴殊死鬪梟將陳迪
王亨輩皆反走履獨駐馬不動有酋青袍白馬突而前
手劔擊履帳下王拱以弓格之僅免復繞出履背欲斷
軍爲二別將高永年率所部力戰數十合羗退乘勝圍
蘭宗堡弗能拔日暮收兵入營羗宵潰明日縱兵四掠
焚其族帳而還旣而阿章叛詔履與仲朴過河討蕩辭

以兵少朴遂陷錄履前功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成州團練使知慶州徙渭州進捧日天武都指揮使是後史失其傳子傳在叛臣傳

王君萬秦州寧遠人以殿侍爲秦鳳指揮使王韶開邊青唐大會俞龍珂歸國獨別羌新羅結不從經畧使韓縝期諸將一月取之君萬詐爲獵者逐禽至其居稍相親狎與同獵乘間搃之墜馬斬首馳歸以獻甫及一月積功得閣門祇候王師定武勝首領藥廝逋邀劫于闐貢物帥師討焉君萬出南山履險畧地羌潛伏山谷間忽一騎躍出橫矛將及君萬亟側身避之回首奮擊斬

以徇其衆驚號相率聽命所斬乃藥廝逋也復破北關南市功最多擢熙河路鈴轄進領英州刺史達州團練使賜絹五百洮西羗叛圍河州君萬請於王韶以爲南撒宗域小而堅疆勇所聚若併兵破之圍當自解韶用其計圍果解累官客省使爲副總管坐貸結糴錢數萬緡爲轉運使孫迴所糾貶秩一等討西山鐵城有功復故官職君萬恣孫迴使番官木舟訟之鞠于秦隴又貶爲鳳翔鈴轄籍家貲償逋遂以憤卒子瞻

瞻始因李憲以進立戰功積官至皇城使領開州團練使元符中知河州熙帥鍾傳以冒白草原賞獄治于秦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 列傳 四
詔轉運使張詢諭諸將得自首贍具伏詐增首級因說
詢云青唐人有叛贍征意可取也詢信之卽具奏言已
令贍結約起兵哲宗與輔臣罪其狂妄專輒亟罷詢而
命孫迥究實獄上奪贍十一官猶令領州贍欲以功贖
過乃密畫取青唐之策遣客詣章惇言狀惇下其事於
孫路路以爲可取贍遂引兵趣邈川路知贍狡獪難制
使總管王愍統軍而以贍副贍爲前鋒度河先下隴朱
黑城忌愍分其功給之曰晨食畢乃發愍信之夜半贍
忽傳發平明入邈川據府庫徑上捷書不以白軍府愍
過午始至以事訴於路路亦怒瀕以兵柄付愍而留贍

屯邈川宗哥會舍欽脚求內附贍遣裨將王詠率五千
騎赴之旣入而諸羌變詠馳書告急王厚使高永年救
之乃克贍與愍交訟又訴路指畫相違惇主贍而不直
路曰首謀者贍也路欲掩其功故抑贍乃徙路河南罷
愍統制以胡宗回爲帥時贍征已來降青唐戍將惟心
牟欽氈父子百餘人在贍不卽取二羌遂迎溪巴温之
子隴援入守始孫路乞先全邈川及河南北諸城然後
進師贍然路因言青唐不煩大兵可下而路逗遛失機
會暨宗回至乃云夏人謀攻邈川當爲守備青唐未可
取宗回責其反覆日夜督出師遣使威以軍法且聲言

宋史卷三十三 五十五 五
欲使王愬代將贍懼急進攻隴拶及心牟等皆出降贍
入據其城詔建爲鄯州進贍四方館使榮州防禦使知
州事黃履謂賞薄乃拜維州團練使爲路鈐轄贍縱所
部剽斂羗衆攜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復青唐其在山
南者先發贍遣將李賓領二千騎掩襲心牟以下自守
西城與羗鬪賓踰南山入保敦谷討蕩羗戰敗奔北四
山皆空贍戮心牟等九人悉捕斬城中羗積級如山初
贍諷諸酋籍勝兵者涅其臂無應者籤羅結請歸帥本
路爲唱贍聽之去遂嘯集外叛以數千人圍邈川羗衆
十萬助之城危甚苗履姚雄來援圍始解已而王吉

魏釗种朴相繼敗沒將士奪氣書聞帝震駭於是轉運
使李諲秦希甫劾贍盜取二城財物因此致變又殺心
牟欽氊以滅口曾布言贍創造事端以生邊害萬死不
塞責詔貶右千牛將軍房州安置言者論之不已熙河
又奏青唐諸族怨贍入骨髓日圖報復樞密院乞斬贍
以謝一方詔配昌化軍行至穰縣而縊崇寧初蔡京入
相錢適訟贍功及王厚平鄯廓於是追贈保平軍節度
觀察留後除其子珏通事舍人

張守約字希參濮州人以蔭主原州截原砦招羗曾水
令逋等十七族萬一千帳爲廣南走馬承受公事當僦

宋史卷三十五
列傳 六
寇之後二年四詣闕陳南方利害皆見納用歐陽修薦
其有智略知邊事擢知融州峒將吳儂恃險爲邊患捕
誅之修復薦守約可任將帥爲定州路駐泊都監徙秦
鳳居職六年括生羌隱土千頃以募射手築硤石堡甘
谷城第功最多夏人萬騎來寇守約適巡邊與之遇不
解鞍簡兵五百逾戰衆寡不侔勢小卻夏人張兩翼來
守約挺身立陣前自節金鼓發疆弩殪其酋敵遂退神
宗開拓熙河召問曰王韶能辦事否對曰以天威臨之
當無不濟但董氈忠勤效順恐不宜侵逼因請名古渭
爲軍以根本隴右帝從之建爲通遠軍加通事舍人熙

河鈴轄仍統秦鳳羌兵駐通遠河州羌率衆三萬屯干
敦波欲復舊地守約度洮水擊破之取害粟食軍羌老
弱畜產走南山左右欲邀之云可獲萬萬守約曰彼非
敢迎戰逃死耳輒出者斬鬼章圍岷州守約提敢死士
鳴鼓張幟高山上賊驚顧而遁遂知岷州降其首領千
七百人遷西上閣門使知鎮戎軍徙環州慕家族頡佺
難制搖動種落勒兵討擒之餘遁入夏國守約駐帥境
上檄取不置居數日械以來斬於市從征靈武至清遠
軍言於高遵裕曰此去靈州不三百里用以前軍先出
直擣其城今夏人以一方之力應五路之師橫山無人

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若累十日糧疾馳三日可至軍無事矣又勸高遵裕令士衆護糧餉以防抄掠不聽果以敗還守約有捍海南鹹平之功亦不錄進爲環慶都鈴轄知邠州徙涇原鄜延秦鳳副總管領康州刺史夏人十萬屯南牟畏其名引去知涇州涇水善暴城每春必增治隄堰費不貲適歲饑罷其役或曰如水害何守約曰歛歲勞民甚於河患吾且徐圖之河神祠故在南壩禱而遷諸北以殺河怒一夕雷雨明日河徙而南其北遂爲沙磧以龍神衛四廟都指揮使召還道卒年七十五守約典七州皆有惠愛可紀神宗嘗謂武臣可任

者以燕達劉昌祚姚麟工崇極劉舜卿等對其後皆爲名將時稱知人

王文郁字周卿麟州新秦人以供奉官爲府州巡檢韓琦薦其材加閣門祇候麟府駐泊都監熙寧討夏國文郁敗之吐渾河其將香崖夜遣使以劍爲信欲舉衆降許之旦而至與偕行衆情忽變誤以出文郁擊之追奔二十里據險大戰矢下如雨文郁徐引度河謂吏士曰前追疆敵後背天險韓信驅市人且破趙况爾曹皆百戰驍勇邪士感奮進擊夏人大潰降其衆二千遷通事舍人夏人踰屈野河掠塞上文郁追至長城坂盡奪所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 列傳
掠而還神宗召見問曰向者招納香崖羣議不一其爲
朕言之對曰此乃致敵上策恨未能多爾並邊生羗善
馳突識鄉導儻能撫柔之所謂以外夷而攻外夷也帝
於是決意招納多獲其用知文郁善左射并招其子弟
闕肆殿庭文郁九發八中詔官其二子知鎮戎德順軍
預定洮河遷左騏驎副使知麟州夏衆踐稼襲敗之部
使者効爲生事奪郡印未幾爲熙河將李憲討靈武文
郁得羗戶萬餘遷路鈴轄夏人圍蘭州已奪兩關門文
郁募死士夜縋而下持短兵突賊卽掃營去擢東上閤
門使知蘭州謀知夏人將大入清野以俟果舉國趨靈

蘭文郁乘城禦之殺傷如積圍九日而解收其尸爲京
觀加榮州團練使以捧日天武都指揮使爲副都總管
以殿前都虞候知河州築安西城金城關進秦州防禦
冀州觀察使卒年六十六

周永清字肅之世家靈州州陷祖美歸京師永清以蔭
從仕宰相龐籍言其忠勇加閣門祇候押時服賜夏國
至宥州夏人受賜不跪詰之恐而跪遷通事舍人涇州
鈴轄涇兵勁而陳伍不講永清訓以李靖法帥蔡挺嘉
其整圖上之詔推於諸道知德順軍夏衆入寇擊擒其
酋呂效忠又募勇士夜馳百里擣賊巢穴斬首三百級

俘數千人獲橐駝甲馬萬計城中無知者並砮禁地三百里盜耕不可禁永清拓籍數千頃置射士二千聲聞敵廷降者引入帳下待之不疑多得其死力徙秦鳳鈴轄河北沿邊安撫副使知代州契丹無名求地朝廷命韓縝分畫永清貳焉入對言疆境不可輕與人臣職守土不願行固遣之復上章陳利害竟以母病辭歷高陽關定州涇原路鈴轄知涇州保州又爲定州路副總管終東上閣門使

劉紹能字及之保安軍人世爲諸族巡檢父懷忠官內殿崇班閣門祇候元昊叛厚以金幣及王爵招之懷忠毀印斬使洎入寇力戰以死錄紹能右班殿直賜以名爲軍北巡檢擊破夏右樞密院党移賞糧數萬衆於順寧夏人圍大順城紹能爲軍鋒毀其柵至奈王川邀擊於長城嶺熙寧中又敗夏人於破囉川皆策功最累遷洛苑使英州刺史鄜延兵馬都監舊制內屬者不與漢官齒至是悉如之仍以其子襲故職元豐西討召詣闕神宗訪以計對曰師旅遠征儲峙不繼爲大患若俟西成後因糧深入乃可以得志帝以爲然命統兩軍進討紹能世世邊將爲敵所忌每設疑以間之帝獨明其不然手詔云紹能戰功最多忠勇第一此必夏人畏忌爲

問害之計耳紹能捧詔感泣嘗坐譏逮對按驗卒無實
守邊圍四十七年大小五十戰以皇城使簡州團練使
卒

王光祖字君俞開封人父珪爲涇原勇將號王鐵鞭戰
死好水川錄光祖爲供奉官閣門祗候熙寧中同提點
河北刑獄改沿邊安撫都監進副使界河巡檢趙用擾
北邊契丹以兵數萬壓境造浮橋如欲度者光祖在舟
中對其衆盡徹戶牖或謂契丹方陣而以軍舟臨之如
不測何光祖曰彼所顧者信誓也其來欲得趙用耳避
之則勢張吾死不足塞責已而契丹欲相與言光祖卽

命子襄往兵刃四合然語唯在用襄隨機折塞之其將
蕭禧遽揮兵去且邀襄食付所戴青羅泥金笠以爲信
卽上之時已有詔罷光祖矣吳克曰向非光祖以身對
壘又使子冒白刃取從約則事未可知宜賞而黜何以
示懲勸乃除真定鈐轄徙梓夔渝獠叛詔熊本安撫而
命內藏庫使楊萬成都鈐轄賈昌言梓夔都監王宣與
光祖同致討皆受本節度本疑光祖不爲用分三道進
師使光祖將後軍出黃沙坎比發日已暮士以杖索塗
相挽而前夜半抵絕頂質明獠望見大駭一鼓而潰萬
等困於松谿又亟往援出石門敎其險促黔兵先登襲

賊賊舍去光祖夜泊松嶺上旦始遇萬等與俱還本愧
謝上其功第一吐蕃圍茂州光祖領兵三千會王中正
破鷄宗關賊據石鼓村扼其半道中正召諸將問計光
祖獨請行既抵石鼓擇銳兵分襲吐蕃背出其不意皆
驚遁遂會中正于茂瀘夷乞弟殺王宣詔從韓存寶討
之軍于梅嶺夷數萬衆出駐落箇棧欲老我師霖雨不
止光祖勸存寶早決戰不聽林廣至復從征蕩其巢窟
積功至四方館使知瀘州置瀘南安撫使俾兼領邊事
聽顯決遷客省使嘉州刺史歷涇原河東定州路副總
管卒

李浩字直夫家本綏州徙西河浩務學通兵法以父定
蔭從軍破儂智高韓絳城囉兀領兵戰賞堡嶺川殺大
首領訛革多移斬首千三百餘級積官供備庫副使廣
西都監裒西北疆事著安邊策謁王安石安石言之神
宗召對改管幹麟府兵馬未行又從章惇於南江引兵
由三路屯鎮江入遂州討舒光貴破盈口柵下天府會
于洽州入懿州繼會田元猛元喆合拈伶拒官軍浩分
兵擊之殺拈伶降元猛元喆遂城懿州進討黔江蠻復
城黔江惇上其功謂不當與他將比擢引進副使熙河
鈐轄李憲討山後羗浩將右軍至合龍嶺會戰遣降羗

乞囉輕騎突敵帳俘其酋冷鷄朴李密撒馘三千遷東
上閣門使爲副總管知河州安撫洮西五路大舉浩將
前軍復蘭州遷引進使隴州防禦使知蘭州兼熙河涇
原安撫副使坐西關失守及報上不實再貶秩旋以戰
吃囉尼井連立功復之哲宗卽位拜忠州防禦使捧日
天武都指揮使馬軍都虞候進黔州觀察使歷鄜延大
原永興環慶路副都總管再知蘭州卒贈安化軍留後
和斌字勝之濮州鄆城人選隸散直爲德順軍指揮使
凡五年數扞敵被重創十餘知軍事劉兼濟以兄平賊
沒執送京師并逮其家斌慰安調護爲寓金帛他所密
告兼濟勿以家爲恤平寃旣伸兼濟獲免家賴以全定
川之役將曹僕喪所乘馬斌輟騎與之且戰且行與俱
免狄青南征使部騎兵爲前鋒青駐賓州十日以怠寇
旣乃倍道兼行斌以兵疲於險利在速戰卽日度關鏖
賊歸仁驛孫節死斌引騎血戰繞出賊後遂敗之師還
張破賊陳形於殿廷仁宗拊勞擢文思副使權廣西鈐
轄改秦鳳廣西以蠻事乞留秦州亦請之詔留廣西累
歲徙涇原召對議者謂交州可取斌盛言有害無益願
戒邊臣無妄動神宗歎曰卿質直如此乃知兩路爭卿
爲不誣矣進帶御器械涓部饑帥王廣淵命吏賑給斌

曰救之無術是殺之耳廣淵以委斌斌擇地營居養視
有法所活以萬數安南入寇復徙廣西累遷皇城使昭
州刺史撫水蠻羅世念犯宜州守將戰死斌提步騎三
千進討方暑晝夜趣兵至懷遠寨曰此要害之地得之
則生或曰柰何背龍江邪笑曰是所以生也因示弱驕
之蠻衆大至斌選將迎敵戒以遇之則走誘至平坂列
八陣以待之張疑兵左右山上蠻登嶺望見始大驚斌
分騎翼其旁自被甲步出爲衆士先殊死戰蠻大敗世
念率酋黨四千八百內附遂以榮州團練使知宜州遷
西上閣門使知邕州以老請還除高陽關副總管歷永
興軍路召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至步軍都虞候卒年
八十贈寧州防禦使斌老於爲將以恩信得邊人心嶺
南珍貨一無所畜邊吏欲希功造事皆憚不敢發或巧
爲謀報啓釁亦必折其姦謀故所至無事士大夫稱之
子詵以蔭爲河北副將累官至右武大夫威州刺史知
雄州上制勝強遠弓式能破堅於三百步外邊人號爲
鳳凰弓進相州觀察使在雄十年頗能偵敵童貫攻燕
召詵計事悅之分麾下兵俾以副統制從种師道軍于
白溝旬有二日而退追兵至北風大雨電師不能視契
丹以背盟譙責薄暮始得還於是貫以契丹尚盛未可

圖効詵規候不實貶濠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詵始與
取燕之謀見事勢變異則又以為不宜取故平燕肆赦
獨不得還後復官卒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成紀人熙寧中試射殿庭異等補
官數從軍累轉禮賓使為涇原將夏人謀犯天聖砦渭
帥檄諸將會兵約曰過某日賊不至即去仲武謀得的
期乞緩分屯帥不樂但留一將及仲武軍如期而敵至
力戰却之遷皇城使熙河都監復湟川進東上閣門使
知河州吐蕃趙懷德狼阿章眾數萬叛命仲武相持數
日潛遣二將領千騎扣其營戒曰彼出勿與戰亟還伏

兵道左二將還羗果追之遇公大敗斬首三千級復西
寧州未幾懷德阿章降累進客省使榮州防禦使副高
永年西征仲武欲持重固壘永年易賊輕戰遂大敗仲
武引咎自効坐流嶺南命未下與夏人戰傷足朝廷聞
之貸其罰以為西寧都護童貫招橋羗王子臧征僕哥
收積石軍邀仲武計事仲武曰王師入羗必降或退伏
巢穴可乘其便但河橋功力大非倉卒可成緩急要預
辦耳若稟命待報慮失事機貫許以便宜僕哥果約降
而索一子為質仲武即遣子錫往河橋亦成仲武帥師
渡河挈與歸貫掩其功仲武亦不自言徽宗遣使持錢

至邊賜獲王者訪得仲武召對帝勞之曰高永年以不用卿言失律僕哥之降河南綏定卿力也問幾子曰九人悉命以官錫閣門祇候仲武知西寧州徙渭州召爲龍神衛都指揮使復出熙州秦州遷步軍副都指揮使熙帥劉法死又以熙渭都統制攝之歷拜徐州觀察使保靜軍承宣使瀘川軍節度使以老提舉明道宮再起爲熙州卒于官年七十三贈檢校少保諡曰威肅子錡別有傳

曲珍字君玉隴干人世爲著姓寶元康定間夏人數入寇珍諸父糾集族黨禦之敵不敢犯於是曲氏以材武長雄邊關珍好馳馬試劔嘗與叔父出塞游獵猝遇夏人陷其圍中馳擊大呼與披靡得出顧叔不至復持短兵還決鬪遂俱脫秦鳳都鈴轄劉温潤奇其材一日出賢劔令曰能射一錢於百步外者與之諸少年百發不能中珍後至一矢破之從温潤城古渭與羗戰先登陷陳爲綏德城監押提孤軍拒寇斬其大會加閣門祇候有功洮西遷內殿崇班郭逵趙高南征爲第一將進自右江撫接廣原三州十二縣降僞守已下百六十人老稚二萬六千口是行也功最諸將遷西染院使得疾輿還京師神宗遣使臨問少間令人對珍念二帥不和睦

上問必及之言之必行曲直將何以對乃以餘疾未平
爲解帝復使獎勞賜之弓劔鞍勒令有司蠲其鄉徭賦
擢鄜延鈐轄進副總管從种諤攻金湯永平川斬二千
級累遷客省使拜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徐禧城永樂珍以兵從版築方輿羗數十騎濟無定河
覘役珍將追殺之禧不許謀言夏人聚兵甚急珍請禧
還米脂而自居守明日果至禧復來珍白敵兵衆甚公
宜退處內柵檄諸將促戰禧笑曰曲侯老將何怯邪夏
兵且濟珍欲乘其未集擊之又不許及攻城急又勸禧
曰城中井深泉涸士卒渴甚恐不能支宜乘兵氣未衰
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據要地柰何棄之且
爲將而奔衆心搖矣珍曰非敢自愛但敕使謀臣同謀
于此懼辱國耳數日城陷珍縋而免子弟死者六人亦
坐貶皇城使帝察其無罪諭使自安養以圖後效元祐
初爲環慶副總管夏人寇涇原號四十萬珍擣虛馳三
百里破之曲律山俘斬千八百人解其圍進東上閣門
使忠州防禦使卒年五十九珍善撫士卒得其死力雖
不知書而忠朴好義本於天性

劉闡字靜叔青州比海人以拳力爲軍校從延州軍出
塞遇敵矢貫左耳戰不顧衆服其勇從文彥博討貝州

宋史卷三十一 列傳 十一
次城下攀壘欲登賊以曲戟鈎其甲圍裂之而墜議者欲穿地道入闕曰穴地積土賊且知之城瀕河若晝曩土而夜投諸河宜無知者彥博以爲然穴成闕持短兵先入衆始從遂登陴引繩而上遲明師畢入貝州平功第一擢虎翼指揮使累遷宣武神衛都指揮使昭州刺史辰州團練使韓絳宣撫陝西詔闕自河東爲犄角至鐵冶溝夏人大集衆懼闕自殿後率銳驍搏戰飛矢蔽體不爲却敵解去爲冀州駐泊總管河水漲隄防壅急闕請郡守開青楊道口以殺水怒莫敢任其責闕躬往濟泆水退冀人賴之以左金吾大將軍致仕卒年八十

五

郭成字信之德順中安堡人也從軍得供奉官王師趨靈武成將涇原兵擊破夏人於漫哆隘至城下有羗乘白馬馳突陣前大將劉昌祚曰誰能取此者成躍馬梟其首以獻進秩四等朝廷築平夏城置將戍之又環以五砦渭帥章窵問可守者於諸將皆曰非郭成不可遂使往守夏人恚失地空國入爭謀曰夏平視諸壘最大郭成最知兵遂自沒煙峽連營百里飛石激火晝夜不息成與折可適議乘勝深入以萬騎異道並進遂俘阿埋都通二大會捷聞進雄州防禦使涇原鈐轄徽宗詔

諸軍并力築綏戎懷戎二堡成獨當合流之役暴露雪中感疾卒帝悼之甚賻以金帛官其子壻成輕財好施名震西鄙既沒廉訪使者王孝竭白於朝帝手書報曰郭成盡忠報國有功于民宜載祀典榜其廟曰仁勇云子浩紹興中爲西邊大將至節度使曰成忠不負也賈崑字民瞻開封人少時善騎射喟然歎曰大丈夫生世要當自奮揚名顯親可也遂起家從戎神宗選材武以爲內殿承制慶州荔原堡都監林廣討瀘夷辟將前鋒又爲河東將敗西夏兵於明堂川累功轉莊宅副使遷路監紹聖中夏兵數萬圍麟州神堂砦甚急崑以數百騎往援令其下曰國家無事時不惜厚祿養汝輩正以待一旦之用耳今力雖不敵吾誓以死報衆感厲卽循屈野河行且五里據北攔坡嶺上一矢殪其酋衆駭潰哲宗嘉歎賜以袍帶知皇城使威州刺史遷路鈐轄崑在兵間二十年有智略能拊御士卒所鄉輒勝時以良將入對留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遷步軍都虞候濠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二贈雄州防禦使

張整字成伯亳州鄆陽人初隸皇城司御龍籍補供奉官爲利文州都巡檢使邊夷歲鈔省地吏習不與校至反遺之物留久乃去整惡其貪暴無已密募死士時其

來掩擊幾盡有司幼生事神宗壯之不問調荆湖將領
拓溪蠻地築九城董兵鎮守又破蠻於大田歲中三遷
狷狺萬衆乘舟屯托口迫黔江城時守兵才五百人情
大恐整伏其半於托口旁戒曰須吾旦度金斗崖舉幟
則譟而前及旦率其半縛艖幢建旗鼓沂流急趨賊望
見大笑幟舉伏發前後合擊人人殊死鬪蠻騰踐投江
中殺獲不可計爲廣西鈐轄坐殺降徭責監江州酒稅
復爲涇原真定京東環慶鈐轄整涖軍嚴明哲宗嘗訪
於輔臣召之對擢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管幹馬軍
司卒官至威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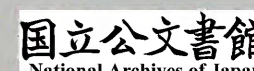
張蘊字積之開封將家子也從軍爲小校隸劉昌祚至
靈州遇敵中矢拔鏃復戰以功賜金帶從征安南次富
良江諸將猶豫未進蘊褰裳先濟衆隨之蠻遽走使巫
被髮登崖爲厭勝蘊射之應弦而斃一軍謹謀歷京西
涇原將知綏德懷寧順寧軍等六城儲粟至三十萬斛
將兵取宥州破夏人於大吳神流堆宥州監軍引鐵騎
數千趨松林堡蘊謀知之頓兵長城嶺以待戒諸部曰
賊遠未氣盛少休必困困而擊之必捷果以勝歸夏人
寇順寧蘊置伏陘中約聞呼則起俘斬數百十人獲馬
械甚衆累遷皇城使榮州刺史成州團練使通州防禦

使開德河陽馬步軍副總管顯肅皇后母自鄭氏再適
蘊徽宗屢欲以恩進其官輒力辭不敢受人以爲賢卒
年七十三贈感德軍節度使謚曰榮毅
王恩字澤之開封人以善射入羽林神宗閱衛士挽彊
中的且偉其貌補供備庫副使爲河州巡檢夏羗寇蘭
州恩搏戰城下中兩矢拔去復鬪意氣彌厲遷涇原將
嘗整軍出萬惠嶺士饑欲食恩倍道兼行衆洶洶已而
遇敵數萬引兵先入壁井竈皆具諸將始服羗扣壁願
見恩單騎徑出遙與語一夕羗引去哲宗召見語左右
曰先帝時宿衛人皆傑異如此留爲龍神衛都指揮使
遷馬軍都虞候契丹使來詔陪謝使者問聞涇原有王
騎將得無是乎應曰然射三發皆中使以下相視皆歎
息出爲涇原副都總管并護秦渭延熙四路兵城西安
築臨羗天都十餘壘羗圍平夏諸校欲出戰恩曰賊傾
國遠寇難以爭鋒宜以全制其敵彼野無所掠必携携
而遇伏必敗乃先行萬人設伏羗旣退師果大獲徽宗
立以衛州防禦使徙熙河改知渭州括隱地二萬三千
頃分弓箭士耕屯爲三十一部以省餽餉邊臣獻車戰
議帝以訪恩恩曰古有之偏籍鹿角今相去益遠人非
所習恐緩急難用夫操不習之器與敵周旋先自敗耳

帝善其對遷馬步軍都指揮使殿前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使嘗汰禁卒數十人樞密請命都承旨覆視恩言朝廷選三帥付以軍政今去數十冗卒而不足信即其他無可為者帝立為罷之睠顧甚寵賜居宅又賜城西地為園囿屬疾以檢校司徒致仕薨年六十二贈開府儀同三司

楊應詢字仲謀章惠皇后族孫也歷知信安保定軍霸州塘灤之間地沮洳水潦易集居人浮板以濟應詢增隄防為長衢濬其旁以泄流民利賴之為河北沿邊安撫使徽宗以歸信容城兩縣弓手為契丹所憚欲增為

千人或恐生事應詢曰吾欲備他盜彼安能禁我卒增之知雄州朝廷多取西夏地契丹以姻婭為言遣使乞還之不得擁兵並塞中外恟疑應詢曰是特為虛聲嚇我耳願治兵積粟示有備彼將聞風自戢明年果還兵復遣其相臣蕭保先牛温舒來請詔應詢逾于境既至帝遣問所以來應詢對願固守前議尋兼高陽關路鈐轄邊人捕得北盜呂懞兒契丹謂略執平民有詔使縱釋應詢言吾知執盜耳因其求而遂與之是示以怯也不與遂質我民固索之應詢以違詔貶秩再遷洋州觀察使人提舉萬壽觀館契丹使當賜柑而貢未至有司



宋史卷三十五十一
代以他物使不受應詢以言折之乃下拜復爲定州真
定大名副都總管卒年六十三贈昭化軍節度使諡曰
康理

趙隆字子漸秦州成紀人以勇敢應募從王韶取熙河
大將姚麟出戰被重創謂曰吾渴欲死得水尚可活時
已暮有泉近賊營隆獨身潛往漬衣泉中賊覺隆且鬪
且行得歸持衣裂水以飲麟乃甦又從李憲破西市
師討鬼章外河諸羗皆以兵應之隆率衆先至斧其橋
鬼章失援乃成擒爲涇原將戰平夏川功最多崇寧中
鈐轄熙河兵將前軍出邈川預復鄯廓夏人寇涇原詔

熙河深入分其兵無令專鄉東方師至鐵山隆先登土
皆殊死戰夏人解去召詣闕徽宗慰勞之曰鐵山之戰
卿力也童貫與論燕雲事隆極言不可貫曰君能共此
嘗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
好異時起釁萬死不足謝責貫知不可奪白以知西寧
州充隴右都護羗豪信服十二種戶三萬六千願比內
地師劉法西討隆以奇兵襲羗羗潰城震武遷溫州防
禦使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仍爲本道馬步副都
總管卒贈鎮潼軍節度使命詞臣制碑帝篆額曰旌忠
論曰有國家者不可忘武備故高祖以馬上得天下而

猶有安得猛士守四方之歎然所貴爲將領者非取其武勇而已也必忠以爲主智以爲本勇以爲用及其成功雖有小大之殊俱足以尊主庇民也苗授策錢南之不可城履不肯討阿章永清不以地與敵文郁撫納香喏紹能之忠勇珍之忠朴好義光祖應詢明於料敵守約及整御衆嚴明斌浩之善戰崑恩之善射聞之出則先登入則殿後其材雖殊其可以任奔走禦侮之責於四境則一也成以捍衛邊陲服勤致死明詔褒飭廟食一方宜哉君萬挾誣報怨瞻狡譎喜功國有常罰父子謫死亦宜也誅首取燕終變其說旣黜旋復爲失刑矣至若仲武敗則引咎責已勝則不自言功隆不敢啓異于賞蘊甘分而辭榮有士君子之行焉尤武士之所難能也

宋史卷三百五十終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 列傳第一百十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

列傳第一百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稅稅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同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趙挺之

張商英

兄唐英

劉正夫

何執中

鄭居中

張康國

朱諤

劉逵

林據

管師仁

侯蒙

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進士上第熙寧建學選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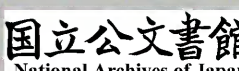
萬曆二十七年刊

授登棣二州通判德州哲宗卽位賜士卒緡錢郡守貪
耄不時給卒怒譟持白挺突入府守趨避左右盡走挺
之坐堂上呼問狀立發庫錢而治其爲首者衆卽定魏
境河屢決議者欲徙宗城縣轉運使檄挺之往視挺之
云縣距高原千歲矣水未嘗犯今所遷不如舊必爲民
害使者卒徙之財二年河果壞新城漂居民略盡召試
館職爲祕閣校理遷監察御史初挺之在德州希意行
市易法黃庭堅監德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
試蘇軾曰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至是劾
奏軾草麻有云民亦勞止以爲誹謗先帝旣而坐不論
蔡確通判徐州俄知楚州入爲國子司業歷太常少卿
權吏部侍郎除中書舍人給事中使遼遼主嘗有疾不
親宴使近臣卽館享客北歲享乃在客省與諸國等挺
之始爭正其禮徽宗立爲禮部侍郎哲宗祔廟議遷宣
祖挺之言上於哲宗兄弟同一世宣祖未當遷從之拜
御史中丞爲欽聖后陵儀仗使曾布以使事聯職知禁
中密指諭使建議紹述於是挺之排擊元祐諸人不遺
力由吏部尚書拜右丞進左丞中書門下侍郎時蔡京
獨相帝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尚書右僕射旣相
與京爭雄屢陳其姦惡且請去位避之以觀文殿大學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 列傳 二
士中太一宮使留京師乞歸青州將入辭會彗星見帝
默思咎徵盡除京諸蠹法罷京召見挺之曰京所爲一
如卿言加挺之特進仍爲右僕射京在崇寧初首興邊
事用兵連年不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
生隙隙一開禍拏不解兵民肝腦塗地豈人王愛民恤
物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
已而京復相挺之仍以大學士使佑神觀未幾卒年六
十八贈司徒謚口清憲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長身偉然姿采如峙玉負
氣倣儻豪視一世調通州主簿渝州蠻叛說降其酋辟
知南川縣章惇經制夔夷侮郡縣吏無敢與共語部
使者念獨商英足抗之檄至夔惇詢人才使者以商英
告卽呼入同食商英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意大言
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爲上客歸薦諸
王安石因召對以檢正中書禮房擢監察御史臺獄失
出劫盜樞密檢詳官劉奉世駁之詔糾察司劾治商英
奏此出大臣私分願收還主柄使耳目之官無爲近臣
所脅神宗爲置不治商英遂言奉世庇博州失入囚因
撫院吏徇私十二事語侵樞臣於是文彥博等上印求
去詔責商英監荆南稅更十年乃得館閣校勘檢正刑

房商英嘗薦舒亶可用至是亶知諫院商英以壻王滂之所業示之亶繳奏以為事涉干請責監赤岸鹽稅哲宗初為開封府推官屢詣執政求進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為孝乎且移書蘇軾求入臺其庾詞有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之語呂公著聞之不悅出提點河東刑獄連使河北江西淮南哲宗親政召為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已極力攻之上疏曰先帝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復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所建明中書之所勘當戶部之所行遣百官之所論列詞臣之所作命無非指擿挾揚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青日明誅賞未正願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陛下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遂論內侍陳衍以搖宣仁至此之呂武乞追奪光公著贈諡什碑毀冢言文彥博背負國恩及蘇軾范祖禹孫升韓川諸人皆相繼受譴又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其觀望押闔以險語激怒當世槩類此惇燾交惡商英欲助惇求



所以傾燾者陽翟民蓋氏養子漸先爲祖母所逐以家資屬其女經元豐訴理不得直商英論其寃導漸使遮執政及詣御史府許燾姻家與蓋女爲道地哲宗不直商英徙左司員外郎旣與漸交關事皆露責監江寧酒起知洪州爲江淮發運副使入權工部侍郎遷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衆益畏其口徽宗出爲河北都轉運使降知隨州崇寧初爲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蔡京拜相商英雅與之善適當制過爲褒美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復與京議政不合數詆京身爲輔相志在逢君御史以爲非所宜言且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司馬光祭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京罷相削籍知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陝兩州大觀四年京再逐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留爲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頃之除中書侍郎遂拜尚書右僕射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同異更稱爲賢徽宗因人望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徽宗喜大書商霖二字賜之商英爲政持平謂京雖明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爾於是大革弊事改當大

錢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歛以寬民力勸徽宗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張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過則如初楊戩除節度使商英曰祖宗之法內侍無至團練使有勲勞當陟則別立昭宣宣政諸使以寵之未聞建旄鉞也訖持不下論者益稱之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爲先於公坐誦言故不使者得預爲計何執中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竄之惠州有郭天信者以方技隸太史徽宗潛邸時嘗言嘗履天位自是稍眷寵之商英因僧德洪客彭几與語言往來事覺鞠于開封府御史中丞張克公疏擊之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旋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天信亦斥死京遂復用未幾太學諸生誦商英之寃京懼乃乞令自便繼復還故官職宣和三年卒年七十九贈少保商英作相適承蔡京之後小變其政警饑者易爲食故蒙忠直之名靖康褒表司馬光范仲淹而商英亦贈太保紹興中又賜諡文忠天下皆不謂然兄唐英

唐英字次功少攻苦讀書至經歲不知肉味及進士第翰林學士孫抃得其正議五十篇以爲馬周魏元忠不

足多薦試賢良方正不就調穀城令縣圃歲畦薑貸種
與民還其陳復配賣取息銓曹指爲富縣唐英至空其
圃植千株柳作柳亭其中聞者咨羨英宗繼大統唐英
上謹始書云爲人後者爲子懼他日必有引漢定陶故
事以惑宸聽者願杜其漸旣而濮議果起帝不豫皇太
后垂簾又上書請立穎王爲皇太子神宗卽位知其人
擢殿中侍御史入對帝問何尚衣綠對曰前者固得之
回授臣父帝嘉其孝賜五品服帝方厲精圖治急於用
人唐英言知江寧府王安石經術道德宜在陛下左右
又論宗室祿多費鉅宜以服爲差殺天下苦差役不均
盡思所以寬民力代民勞者其後略施行帝方欲用之
以父憂去未幾卒唐英有史材嘗著仁宗政要宋名臣
傳蜀檣杌行于世

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未冠入太學有聲與范致
虛吳材江嶼號四俊元豐八年南省奏名在優選而犯
高魯王諱凡五人皆當黜宣仁后曰外家私諱頒未久
不可以妨寒士命實未級久之爲太學錄太常博士母
服闕御史中丞石豫薦之召赴闕道除左司諫時方究
蔡邠獄正夫入對徽宗語及之徐引淮南尺布斗粟之
謠以對帝感動解散其獄待蔡王如初他日謂正夫曰

兄弟之間人所難言卿獨能及此後必爲公輔又言元祐紹聖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當折中其說傳信萬世遂詔刊定而以起居舍人爲編修官不閱月遷中書舍人進給事中禮部侍郎蔡京據相位正夫欲附翼之奏言近命官纂錄紹述先志及施行政事願得陳力其間詔俾閱詳焉京罷正夫又與鄭居中陰援京京憾劉達次骨而達善正夫京雖賴其助亦惡之因章縱鑄錢獄辭及正夫時使遼還京諷有司追逮之帝知其情第貶兩秩京又出之成都入辭留爲翰林學士京愈不能平謀中以事作春宴樂語右紫宸朝罷袞衣閑之句京黨張康國密白帝曰袞衣豈可閑竟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召爲工部尚書拜右丞進中書侍郎太學諸生習樂成京欲官之正夫曰朝廷長欲人材規爲時用而使與伶官齒策名以是得無爲士子羞乎東封儀物已具正夫請間力陳不可帝皆爲之止益喜其不與京同政和六年擢拜特進少宰才半歲屬疾三上章告老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病小愈丐東歸詔肩輿至內殿長子阜民夜入坐從容及燕雲事曰臣起書生軍旅之事米之學然兩朝信誓之久四海生靈之衆願深留聖思明曰徙節安靜軍起充中太一宮使封

康國公將行賜之詩及硯筆圖畫藥餌香茶之屬甚厚
正夫獻詩謝帝又屬和以榮其歸至盱眙病亟命子弟
作遺牘自書留神根本深戒持盈八字遂卒年五十六
贈太保謚文憲再贈大傅正夫由博士入都馴致宰相
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性吝嗇惟恐不足於財晚年築
第杭州萬松嶺以建閣奉御書爲名悉取其旁軍營民
舍議者譏之帝眷念不衰以阜民爲兵部侍郎少子阜
民徽猷閣待制

何執中字俗通處州龍泉人進士高第調台亳二州判
官毫數易守政不治曾輩至頗欲振起之顧諸僚無可
仗信者執中一見合意事無纖鉅悉委以剴決有妖獄
久不竟株連寢多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
角皆曰股扣其故閉不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
爲師張角諦耳卽扣頭引伏蔣之奇使淮甸號疆明官
吏望風震懼見執中喜曰一州六邑賴有君爾知海鹽
縣爲政識後先邑人紀其十異入爲太學博士以母憂
去寓蘇州比隣夜半火執中方索居遑遑不能去拊柩
號慟誓與俱焚觀者悲其孝而心其難有頃火卻極得
存紹聖中五王就傳選爲記室轉侍講端王卽位是爲
徽宗超拜寶文閣待制遷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工部吏

部尚書兼侍讀四選案籍吏多藏于家以舞文取賄執中請置庫架閣命官莅之是後六曹皆倣其法蔡京籍上書人爲邪等初無朝覲及入都之禁執中申言之且請任在京職秩者皆罷遣辟雍成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大爲士論所貶崇寧四年拜尚書右丞大觀初進中書門下侍郎積官金紫光祿大夫一意謹事京三年遂代爲尚書左丞加特進制下太學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默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肆爲非法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臙府受疹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寅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蚤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初賜第信陵坊以爲淺隘更徙金順坊甲第建嘉會成功閣帝親書鉅額以示寵執中與蔡京並相凡營立皆預議略無所建明及張商英任事執中惡其出已上與鄭居中合擠之陳瓘在台州執中起遷人石幟知州事使脅取尊堯集謀必死瓘瓘不死執中怒罷幟政和二年大長公主喪_前上元端門觀燈執中言不宜以長主故闕衆情願特爲徙日以昭與民同樂之意

帝重逾其請爲申五日期用提舉修哲宗史紀恩加少保入宴太清樓錫白玉帶會正宰相官名轉少傅爲太宰又遷少師封榮國公執中輔政一紀年益高五年臥疾甚賜寬告他日造朝命止赴六參起居退治省事明年乃以少傅就第許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切如居位時人見帝曰自相位致爲臣數十年無此矣對曰昔張士遜亦以舊學際遇用太傅致仕與臣適同帝曰當時恩禮恐未必爾執中頓首謝其在政府嘗戒邊吏勿生事重改作惜人材寬民力雖居富貴未嘗忘貧賤時斥緡錢萬置義莊以贍宗族性復謹畏至於迎順主意贊飾太平則始終一致不能自克卒年七十四帝卽幸其家以不及視其病爲恨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清源郡王諡曰正獻

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登進士第崇寧中爲都官禮部員外郎起居舍人至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居中自言爲貴妃從兄弟妃從藩邸進家世微亦倚居中爲重由是連進擢會妃父紳客祝安中者上書涉謗訕言者并及居中罷知和州徙潁州明年歸故官遷給事中翰林學士大觀元年同知樞密院時妃寵冠後宮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官黃經臣策以外戚秉政辭改資政學士

中太一宮使兼侍讀蔡京以星文變免趙挺之相與劉
達謀盡改京所爲政未幾徽宗頗悔更張之暴外莫有
知者居中往來紳所知之卽入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
樂以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院以周拯窮困何所逆天
而致威譴乎帝大悟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
繼請對語同帝意乃復向京京再得政兩人之助爲多
居中厚責報京爲言樞密本兵之地與三省殊無嫌於
用親經臣方恃權力抗前說京言不效居中疑不已援
始怨之乃與張康國比而問京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
首於黃河獻以爲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
霸者也居中曰首豈宜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
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我遂甲前命進知
院事四年京又罷居中自許必得相而帝覺之不用妃
正位中宮復以嫌罷爲觀文殿學士政和中再知樞密
院官累特進時京總治三省益變亂法度居中每爲帝
言帝亦惡京專尋拜居中少保太宰使司察之居中存
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丁母憂旋
詔起復踰年加少傅得請終喪服除以威武軍節度使
使佑神觀還領樞密院加少師連封崇宿燕三國公朝
廷遣使與金約夾攻契丹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居中

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筭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稍寢其後金人數攻契丹日蹙王黼童貫復議舉兵居中文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不聽燕山平進位太保自陳無功不拜入朝暴遇疾歸舍數日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華原郡王謚文正帝親表其隧曰政和寅亮醇儒宰臣文正鄭居中之墓居中始仕蔡京卽薦其有廊廟器旣不合遂因蔡謂理其父確功狀追治王珪居中珪嘗也故借是撼之卒不能害子修年億年皆至侍從億年遭靖康之難沒入于金後遣事劉豫晚得南歸秦檜以婦氏親擢爲資政殿太學士位視執政檜死亦竄死撫州時又有安堯臣者亦嘗上書論燕雲之事其言曰宦寺專命倡爲大謀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文帝備北邊元帝納賈捐之之議光武斥臧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藝祖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

丹所必爭恐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爲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銳伺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外夷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徽宗然之命堯臣以官後竟爲姦謀所奪堯臣嘗舉進士不第蓋惇之族子也

論曰君子小人猶冰炭不可一日而處者也趙挺之爲小官薄有才具熙寧新法之行迎合用事元祐更化宜爲諸賢鄙棄至於紹聖首倡紹述之謀舐排正人靡所不至其論蔡京不過爲攘奪權寵之計而已所謂楚固爲失齊亦未爲得也徽宗知京不可顛任乃以張商英鄭居中輩敢與京爲異者參而用之殊不知二人者向背離合視利所在亦何有於公議哉商英以傾諛之行竊忠直之名沒齒猶見褒稱其欺世如此何執中夤緣舊學致位兩府無所建明惟務媚嫉至用石幟脅陳瓘取尊堯集欲因以殺瓘何爲者耶宣政命相得若而人尚望治乎劉正夫生平所爲睽睽出沒正邪之間商英之徒也唐英有清才而寡失德獨薦王安石爲可咎然

安石未相正人端士孰不與之又何責乎唐英

張康國字賓老揚州人第進士知雍丘縣紹聖中戶部尚書蔡京整治役法薦以參詳利害使提舉兩浙常平推行之豪猾望風歛服發倉救荒江南就食者活數萬口徙福建輔運判官崇寧元年入爲吏部左司員外郎起居郎二年爲中書舍人徽宗知其能詞章不試而命還翰林學士三年進承旨拜尚書左丞而以其兄康伯代爲學士尋知樞密院專康國自外官爲郎不三歲至此始因蔡京進京定元祐黨籍看詳講議司編彙章牘皆預密議故汲汲引援之帝亦器重焉及得志寢爲崖

異帝惡京專懷陰令沮其姦嘗許以相是時西北邊帥多取部內好官自辟置以力不才康國曰並塞當擇人以紓憂顧柰何欲私所善乎乃隨闕選用定爲格京使御史中丞吳執中擊康國康國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爲京論臣臣願避位旣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叱去之他日康國因朝退趨殿廬暴得疾仰天吐舌昇坐待漏院卒或疑中壽云年五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文簡康伯仕終吏部尚書朱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初名紱進士第二調忠正軍推官崇寧初由太常丞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給事

中以同黨籍人姓名故改名進御史中丞入謝徽宗曰
今朝廷肅清上下無事宜審重以稱朕意對曰前此中
執法類不知職守言事多妄至過天津橋見汴隄一角
墊陷乞修葺如許細故何足論哉帝曰然比石豫許敦
仁妄發皆如是諤遂奏願如神宗故事聽政之餘開內
閣延羣臣從容論道又言陛下手詔屢下惻怛願治然
吏奉行者多安於苟簡或懷二三梃置不行使德音善
教無由下達願分命使者刺舉諸道有受命而不行及
行令而不盡者論如古留令虧令之罪則令出而朝廷
尊矣元祐紛更凡得罪于熙寧元豐者不問是否輒陳
寃訴自歸無過之地彰先朝之失刑希合姦臣規求進
用門下侍郎許將頃下御史獄抗章云絲毫自知其無
事父子相係而爲囚追屬吏十有六人繫病者百有三
日終無可坐之罪遂加不實之刑夫以追屬吏如是之
多繫病者如是之久卒之於無可坐則先帝所用之刑
爲何哉將於哲廟表泛爲平詞至宣和太后之 前則
徇寃負痛其辭如此於陛下紹述成功得無少損乎詔
出將河南六察官彈治稽違近歲察事多者輒推賞有
僥求之敝諤乞罷賞使各安職分從之俄兼侍讀徙兵
禮吏三部尚書大觀元年拜右丞相居三月卒年四十

贈光祿大夫諡忠靖諤出蔡京門善附合不能有所建
白既死京爲誌其墓

劉達字公路隨州隨縣人進士高第調越州觀察判官
入爲太學太常博士禮部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崇寧
中連擢祕書少監太常少卿中書舍人給事中戶部侍
郎使高麗遷尚書錄兵部同知樞密院拜中書侍郎達
無他才能初以附蔡京故躡進京以彗星見去相而達
貳中書首勸徽宗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凡京
所行悖理虐民事稍稍澄正達與趙挺之同心然挺之
多智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達終其說達欲自

以爲功直情不顧未滿歲帝疑達擅政而鄭居中劉正
夫之策售矣帝意既移於是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達專
恣反覆乘間抵讞盡廢紹述良法愚視丞相陵蔑同列
凡所啓用多取爲邪黨學術者及邪籍中子弟庇其婦
兄章縉使之盜鑄罷知亳州京復相再責鎮江節度副
使安州居住京再以星變去稍起知杭州加資政殿學
士以醴泉觀使召及都而卒年五十贈光祿大夫
林攄字彥振福州人徙蘇父邵顯謨閣直學士攄用蔭
至敕令檢討官蔡京講明熙寧元豐故事引以爲屬遷
屯田右司員外郎時遣朝士察諸道攄使河北入辭言

大府宜擇帥邊州宜擇守西山木不宜采伐保界有藝者宜貢諸朝驕兵宜使更戍錢貨文書闌出疆外者宜遏絕徽宗喜曰卿所陳已盡河朔利害毋庸行賜進士第擢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俄直學士院禁林官不乏帝特命遂爲翰林學士初朝廷數取西夏地夏求援於遼遼爲請命攄報聘京密使激怒之以啓釁入境盛氣以待迂者小不如儀輒辨詰及見遼主始跪授書卽抗言數夏人之罪謂北朝不能加責而反爲之請禮出不意遼之君臣不知所答及辭遼使攄附奏求還進築夏人城柵攄答語復不巽遼人大怒空客館水漿絕煙火至舍外積潦亦汚以矢溲使饑渴無所得如是三日乃遣還凡饗餼祖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爲怒隣生事猶除禮部尚書旣而遼人以失禮言出知穎州尋召爲開封尹大駟負賈錢久不償一日盡輦當十錢來賈疑不納駟訟之攄馳詣蔡京問曰錢法變乎京色動曰方議之未決也攄曰令未布而賈人先知必有與爲表裏者退鞠之得省吏主名實于法張懷素妖事覺攄與御史中丞余深及內侍雜治得民士交關書疏數百攄請悉焚蕩以安反側衆稱爲長者而京與懷素游最密攄實爲京地也京深德之用鞠獄明允加秩二等改兵部尚

書進同知樞密院尚書左丞中書侍郎自大觀元年春
至二年五月錄朝散大夫九遷至右光祿大夫集英臚
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益字帝笑曰卿誤邪攄不
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
知滁州言者不厭罷提舉洞霄宮起爲越州永興軍皆
以親年高辭拜端明殿學士久之知揚州政以察察聞
鉏大俠繩汚吏下不敢欺有行商寓逆旅晨出不反館
人以告攄曰此當不遠或利其貨殺之耳指蹤物色得
屍溝中果城民張所爲也徙大名府道過闕爲帝言頃
使遼見其國中携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攄蓋以曩
辱故修怨焉其後北伐蓋兆於此加觀文殿學士拜慶
遠軍節度使言者復論罷之還姑蘇瘍生於首而卒年
五十九帝念其奉使之勤申贈開府儀同三司錄子備
直祕閣數月備死嗣遂絕靖康元年以京死黨追貶節
度副使

管師仁字元善處州龍泉人中進士第爲廣親睦親宅
教授通判澧州知建昌軍有善政擢右正言左司諫論
蘇軾蘇轍深毀熙寧之政其門下士吏部員外郎晁補
之輩不宜在朝廷逐去之河北濱棣諸州歲被水患民
流未復租賦故在師仁請悉蠲減以綏徠之一方賴其

賜遷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工部侍郎選曹吏多撓法爲過師仁暫攝領發其姦抵數人於罪士論稱之改吏部進刑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鄧州未行改揚州又徙定州時承平百餘年邊備不整而遼橫使再至爲西人請侵疆朝廷詔師仁設備至則下令增陴浚湟繕葺甲冑僚吏懼不知所裁師仁預爲計度一日而舉衆十萬轉盼迄成外間無知者於是日與賓客燕集以示閒暇使敵不疑帝手書詔獎激召爲吏部尚書俄同知樞密院才兩月病拜資政殿學士佑神觀使卒年六十五贈正奉大夫

侯蒙字元功密州高密人未冠有俊聲急義好施或一日揮千金進士及第調寶鷄尉知栢鄉縣民訟皆決于庭受罰者不怨轉運使黃湜聞其名將推轂之召請行臺白事蒙以越境不肯往湜怒他日行縣閱理文書欲翻致其罪旣而無一疵可指始以賓禮見曰君真能吏也幸諸使者合薦之徙知襄邑縣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崇寧星變求言蒙疏十事曰去冗官容諫臣明嫡庶別賢否絕倖冀戒濫恩寬疲氓節妄費減里母預事闈寺毋假權徽宗聽納有大用意遷侍御史西將高永年死于羗帝怒親書五路將師劉仲武等十八人姓

名敕蒙往秦州逮治既行拜給事中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曉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以獄吏辱君第以實對案未上又拜御史中丞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羞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繇之而死是自艾其支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問遷刑部尚書改戶部比歲郊祭先期告辦尚書輒執政至是帝密諭之對曰以財利要君而進非臣所敢毋喪服除歸故官遂同知樞密院進尚書左丞中書侍郎先是御史中丞蔡薺詆張商英私事甚力有旨令廷辨蒙曰商英雖有罪宰相也蔡薺雖言官從臣也使之廷辨豈不傷國體乎帝以爲然一日帝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頷首且使密伺京所爲京聞而銜之大錢法敝朝廷議改十爲三主藏吏來告曰諸府悉輦大錢市物于肆皆疑法當變蒙曰吾府之積若干曰八千緡蒙叱曰安有更革而吾不知明日制下又嘗有幾事蒙獨受旨京不知也京偵得之白于帝帝曰侯蒙亦如是邪罷知亳州旋加資政殿學士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

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穆論曰崇寧宣和之間政在蔡京罷不旋踵輒起姦黨日蕃一時貪得患失之小人度徽宗終不能去之莫不趨走其門若張康國朱諤劉逵林攄者皆是也康國逵中雖異京然其材智皆非京敵卒為京黨所擊攄奉京姦謀激怒鄰國渝約啓釁罪莫大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謂是歟管師仁執政僅兩月引疾求去則可尚已侯蒙建治五路將帥力為申理十八人者錄之而免其仁人利溥之言乎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終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

列傳第一百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鉞國軍事節度使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着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唐恪

李邦彥

余深

薛昂

吳敏

王安中

王襄

趙野

曹輔

耿南仲

王禹附

唐恪字欽叟杭州錢塘人四歲而孤聞人言其父輒悲泣以蔭登第調郴尉縣民有被害而尸不獲吏執其鄰

人抑使自誣令以爲信恪爭之令曰否將爲君累恪曰
吾爲尉而盜不能捕更俾亡辜死乎躬出訪求夕若有
告者旦而得尸遂獲盜知榆次縣豪子雄於鄉萃逋庇
姦不輸公賦前後莫敢詰恪以理善曉之悟而自悔折
節爲長者最聞擢提舉河東常平江東轉運判官大觀
中牂牁內附召爲屯田員外郎持節招納夷人夷始恫
疑衷甲以逆恪盡去兵衛從數十卒單行夷望見懼呼
投兵聽命以奉使稱職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迎遼
使還言河北邊備弛廢宜及今無事以時治之徽宗壯
之曰非卿誰宜爲者命爲都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中
貴人稱詔有所市恪不答憤而歸中以他事降直龍圖
閣知梓州歷五年徙滄州河決水犯城下恪乘城救理都
水孟昌齡移檄索船與兵恪報水勢方惡船當以備緩
急滄爲極邊兵非有旨不敢遣昌齡怒劾之恪不爲動
益治水水去城得全詔書嘉獎乃上疏請暫免保甲保
馬呈閱及復諸縣租等第振貸以寬被水之民未報悉
便宜罷行之民大悅進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召拜戶部
侍郎京師暴水至汴且溢付恪治之或請決南隄以紓
宮城之患恪曰水漲隄壞此亡可奈何今決而浸之是
魚鼈吾民也亟乘小舟相水源委求所以利導之乃決

金隄注之河決旬水平入對帝勞之曰宗廟社稷獲安
卿之力也恪再拜因上疏言水陰類也至犯宮闕天其
或者以陰盛之沴儆告陛下乎願垂意時事益謹天戒
宣和初遷尚書帝許以二府爲宰相王黼所陷罷知滌
州言者論其治第歷陽擾民踰制提舉鴻慶宮五年起
知青州未行召爲吏部尚書徙戶部復請外以延康殿
學士知潭州請往錢塘掃墓然後之官遂改杭州靖康
初金兵入汴李邦彥薦之拜同知樞密院事至則爲中
書侍郎時進見者多論宜和間事恪言於欽宗曰革弊
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
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道君之心哉京
彼黼貫之徒旣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旣定然後
白道君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
甚善爲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因賜東宮舊書萬
卷且用近北除子璟直祕閣力辭之八月進拜少宰兼
中書侍郎帝注禮之甚渥然恪爲相無濟時大略金騎
再來邀割三鎮恪集廷臣議以爲當與者十九恪從之
使者旣行於是諸道勤王兵大集輒諭止令勿前皆反
旆而去洎金兵薄城下始悔之密言於帝曰唐自天寶
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
列傳三十一
三
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連據秦雍領天下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其議而開封尹何杲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憐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擢杲門下侍郎恪計不用從帝巡城爲都人遮擊策馬得脫遂臥家求去御史胡舜陟繼劾其罪謂恪之智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內侍今國勢日蹙誠不可以備位乃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罷杲代爲相京城不守車駕至金帥營恪曰計失矣一入將不得還既而還宮恪迎拜道左請入覲杲不可二年正月復幸恪曰一之謂

甚其可再乎及金人逼百官立張邦昌令吳玠莫俛入城取推戴狀恪既書名仰藥而死

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父浦銀工也邦彥喜從進士游河東舉人入京者必道懷訪邦彥有所營置浦亦罷工與爲之且復資給其行由是邦彥聲譽奕奕入補太學生大觀二年上舍及第授祕書省校書郎試符寶郎邦彥俊爽美風姿爲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諢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爲辭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言者劾其游縱無檢罷符寶郎復爲校書郎俄以吏部員外郎領儀禮局出知河陽召爲起居

郎邦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承旨宣和三年拜尚書右丞五年轉左丞浦死贈龍圖
閣直學士謚曰宣簡邦彥起復與王黼不協迺陰結蔡
攸梁師成等讒黼罷之明年拜少宰無所建明惟阿順
趨諂克位而已都人目爲浪子宰相徽宗內禪命爲龍
德宮使升太宰知衆議不與外患日偏抗疏丐宮祠金
人旣薄都城李綱种師道罷邦彥堅主割地之議太學
生陳東數百人伏宣德門上書言邦彥及白時中張邦
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爲社稷之賊請斥之邦
彥退朝羣指而大詬且欲歐之邦彥疾馳得免迺以特

進觀文殿學士克太一宮使不旬日吳敏爲 請復起

爲太宰人皆駭愕言者交論之出知鄧州遂請持餘服
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初以主和誤國責建武軍節度
副使濤州安置方蔡京王黼用事附麗者多援引入政
府若余深薛昂吳敏王安中趙野史皆逸其事因附著
於此云

余深福州人元豐五年進士及第崇寧元年爲太常博
士著作佐郎改司封員外郎拜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
試辟雍司業累官御史中丞兼侍讀治張懷素獄事連
蔡京與開封尹林摠曲爲掩覆獄辭有及京者輒焚之

京遂力引深與攄驟至執政大觀二年以吏部尚書拜尚書左丞三年轉中書侍郎四年轉門下侍郎京既致仕身不自安累疏請罷乃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政和二年京復赴都堂治事於是深復入爲門下侍郎七年拜少宰宣和元年爲太宰進拜少保封豐國公再封衛國加少傅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爲言之徽宗不悅遂請罷出爲鎮江軍節度使知福州靖康初加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故事凡僕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深以少傅節度知福州有司失之也深諂附蔡京結爲死黨蔡京姦謀詭計得助多者深爲首攄次之言者累章劾

深深益懼巧致仕建炎二年降中大夫臨江軍居住尋以渡江恩赦還鄉里卒子日章亦以言者罷徽猷閣待制

薛昂杭州人登元豐八年進士第崇寧初歷太學博士校書郎著作佐郎爲殿中侍御史試起居郎改中書舍人兼侍讀升給事中兼大司成昂寡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在哲宗時常請罷史學哲宗斥爲俗佞拜翰林學士以不稱職改刑部尚書轉兵部大觀三年拜尚書左丞明年請補外出知江寧徙河南久之提舉嵩山崇福宮政和三年蔡京復用事昂復自尚書右

宋史卷三十三 列傳 六
丞爲左丞遷門下侍郎尋請罷授彰化軍節度使佑神
觀使改特進充資政殿大學士知應王府昂與余深林
攄始終附會蔡京至舉家爲京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
昂嘗誤及卽自批其口靖康初言者斥其罪詔以金紫
光祿大夫致仕杭州軍亂昂不請命領州事責徽州居
住昂主王氏學嘗在安石坐園碁賭詩局敗昂不能作
安石代之時人以爲笑云

吳敏字元中員州人大觀二年辟雍私試首選蔡京喜
其文欲妻以女敏辭因擢浙東學事司幹官爲祕書省
校書郎京薦之充館職中書侍郎劉正夫以敏未嘗過
省不可京乃請御筆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御筆自此
始違者以大不恭論竊以是權倖爭請御筆而繳駁之任
廢矣升中書舍人同修國史改給事中敏爲蔡京所引
鄭居中方秉政敏數言其失居中銜之坐駁盜當死者
罷爲右文殿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久之復爲給事中
權直學士院兼侍講徽宗將內禪蔡攸探知上意引敏
入對宰臣執政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
順陛下何以待上蹙然曰柰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戶部
尚書李昫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
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雖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昫

遂罷行皇太子除開封尹上去意益決敏因奏對得請
遂薦李綱綱嘗語敏以上宜傳位如唐天寶故事故薦
之冀上或有所問也明日宰臣奏事徽宗獨留李邦彥
語敏所對命除門下侍郎輔太子敏駭曰臣既畫計當
從陛下巡幸陛下且傳位而臣受不次之擢臣曷敢上
曰不意卿乃爾敢言於是命敏草傳位詔欽宗既立上
皇出居龍德宮敏與蔡攸同爲龍德宮副使遷知樞密
院事拜少宰敏主和議與太宰徐處仁義不合紛爭上
前御史中丞李回劾之與處仁俱罷爲觀文殿大學士
醴泉觀使頃之言者論其甚蔡京父子出知揚州再是
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建炎初移柳州俄用范宗
尹薦起知潭州敏辭免丐宮祠乃提舉洞霄宮紹興元
年復觀文殿大學士爲廣西湖南宣撫使卒于官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陽曲人進士及第調瀛州司理參
軍大名縣主簿歷祕書省著作郎政和間天下爭言瑞
應廷臣輒箋表賀徽宗觀所作稱爲奇才他日特出制
詔三題使具草立就上卽草後批可中書舍人未幾自
祕書少監除中書舍人擢御史中丞開封邏卒夜跡盜
盜脫去民有驚出與卒遇縛以爲盜民訟諸府不勝考
掠之慘遂誣服安中廉知之按得寃狀卽出民抵吏罪

有徐禋者以增廣鼓鑄之說媚于蔡京京奏遣禋措置
東南九路銅事且令搜訪寶貨禋圖繪阮治增舊幾十
倍且請開洪州嚴陽山院迫有司承歲額數十兩其所
烹煉實得銖兩而已禋術窮乃妄請得希世珍異與古
之寶器乞歸書藝局京主其言安中獨論禋欺上擾下
宜令九路監司覆之禋竟得罪時上方鄉神仙之事蔡
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術見朝臣戚里寅緣關通安中
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事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
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京
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上悚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

上曰本欲卽行卿章以近大寧節俟過此當爲卿罷京
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上爲遷
安中翰林學士又遷承旨宣和元年拜尚書右丞三年
爲左丞金人來歸燕謀帥臣安中請行王黼贄於上授
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南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
遼降將郭藥師同知府事藥師跋扈府事皆專行安中
不能制第曲意奉之故藥師愈驕俄加檢校少保改少
師時山後諸州俱陷唯平州爲張覺所據金人入燕以
覺爲臨海軍節度使其後叛金人攻之覺敗奔燕金
人來索急安中不得已縊殺之函其首送金郭藥師宣

言曰金人欲覺卽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奏
其言因力求罷藥師自是解體金人終以是啓釁安中
以上清寶錄宮使兼侍讀召還除檢校太保建雄軍節
度使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靖康初言者論其
締合王黼童貫及不幾察郭藥師叛命罷爲觀文殿大
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又責授朝議大夫秘書少監分
司南京隨州居住又貶單州團練副使象州安置高宗
卽位內徙道州尋放自便紹興初復左中大夫子辟章
知泉州迎安中往未幾卒年五十九安中爲文豐潤敏
拔尤工四六之製徽宗嘗宴睿謨殿命安中賦詩百韻
以紀其事詩成賞歎不已令大書于殿屏凡侍臣皆以
副本賜之其見重如此有初寮集七十六卷傳于世
王襄初名寧鄧州南陽人擢進士第崇寧二年以軍器
監主簿言事稱旨擢庫部員外郎改光祿少卿出察訪
陝西還顯謨閣侍制權知開封府府事浩穰訟者株蔓
千餘人縲繫滿獄襄晝夜決遣四旬俱盡又閱月獄再
空遷龍圖閣直學士吏部侍郎出知杭州未至改海州
又改應天府徙鄆州召爲禮部尚書移兵部出知潁州
改永興軍蒲城妖賊王寧適同姓名請更名宓爲左司
諫石公弼所劾徙汝州俄奪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大

觀三年以集賢殿修撰知潭州改兵部侍郎使高麗還對稱旨詔賜名襄歷工部吏部尚書拜同知樞密院事坐薦引近侍以延康殿學士罷知亳州又坐交通郭天信落職提舉嵩山崇福宮久之起知郢州復學士秩尋加資政殿學士徙知淮寧府以言事忤王黼復提舉崇福宮宣和六年起爲河南尹金人再入出爲西道都總管張杲副之高宗開大元帥府襄以所部兵會于虞城縣卽位命襄知河南府襄初與趙野分總西北道諸軍金人圍京師徵兵入援二人故迂道宿留至是降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卒

趙野開封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試起居舍人兼太子舍人俄遷中書舍人給事中
大司成拜邢部尚書翰林學士時蔡京王黼更秉政植黨相擠一進一退莫有能兩全者野處之皆得其心京黼亦待之不疑宣和七年拜尚書右丞升左丞靖康初爲門下侍郎徽宗東幸詔野爲行宮奉迎使以左司諫陳公輔言罷野行出爲北道都總管顏岐副之已而落職提舉嵩山崇福宮元帥府建命與范訥爲宣府司守東京尋帥師屯宛亭以待王師王襄旣責野亦降安遠軍節度副使邵州安置建炎元年復起知密州時盜賊

克斥山東車駕如淮南命令阻絕野棄城去軍校杜彥等乘間作亂追野以歸彥坐堂上數之曰汝知州而携家先遁此州之人誰其爲主野不能應遂見殺家屬悉爲賊所分唯子學老得免

曹輔字載德南劍州人第進士政和二年以通仕郎中問學兼茂科歷祕書省正字自政和後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輔上疏略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輿出入屢陌之中郊坰之外極游樂而後反道塗之言始猶有忌今乃談以爲帝某日由某路適某所某時而歸又云輿飾可辨而辟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憫然惟恐或傷一旦宮圍不禁衛士輒踰禁城幾觸寶瑟荷天之休帝躬保佑俚語有之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哉况今革冗員斥濫奉去浮屠誅胥吏蚩愚之民豈能一一引咎安分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發蠶蠹之毒奮獸窮之計

萬曆二十七年刊

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恐言者可不戒哉臣願陛下身居高拱淵默雷聲臨之以穹昊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擇日有司除道三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費以便公私則臨時降旨存所不可闕損所未嘗用雖非祖宗舊制比諸微服晦跡下同臣庶堂陛陵夷民生姦望不循愈乎上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對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陽顧左丞張邦昌右丞李邦彥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細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和黼怒其侵已令吏從輔受辭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輔將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迺閉戶草疏夕有惡鳥鳴屋極聲若紡輪心知其不祥弗恤也處禱六年黼當國不得移輔亦怡然不介意靖康元年召爲監察御史守殿中侍御史除左諫議大夫御史中丞不旬日拜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免簽書金人圖汴都要親王大臣出盟輔與尚書左丞馮澥出使粘罕軍王康開元帥府于相州金人請欽宗

宋史卷三十三
列傳 十一
詔召之乃遣輔往迓至曹州不見而復遂從二帝留金
軍中張邦昌請歸輔輔歸乞奉祠邦昌不從康王次南
京邦昌遣輔來見康王卽位輔仍舊職未幾卒詔厚恤
其家

耿南仲開封府人與余深同年登第提舉兩浙常平徙
西路改轉運判官提點廣南東路及夔州路刑獄荆湖
江西兩路轉運副使入爲戶部員外郎辟雍司業坐事
罷知衢州政和二年以禮部員外郎爲太子右庶子改
定王嘉王侍讀俄試太子詹事徽猷閣直學士改實文
閣直學士在東宮十年欽宗辭內禪得疾出臥福寧殿
宰相百官班候日暮不敢退李邦彥曰皇太子素親耿
南仲可召之人南仲與吳敏至殿中侍疾明日帝卽位
拜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免簽書帝以南
仲東宮舊臣禮重之賜宅一區升尚書左丞門下侍郎
金人再舉鄉京師請割三鎮以和議者多主戰守淮南
仲與吳玠堅欲割地康王使軍前請南仲偕帝以其老
命其子中書舍人延禧代行金人次洛陽不復言三鎮
直請畫河爲界於是議遣大臣往南仲以老辭聶昌以
親辭上大怒令南仲出河東昌出河北議割地初南仲
自謂事帝東宮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居已

上不能平因每事異議擯斥不附已者綱等謂不可和而南仲力沮之爲主和議故戰守之備皆罷康王在相州南仲偕金使王洵往衛州鄉兵欲殺洵洵脫去南仲獨趣衛衛人不納走相州以上旨諭康王起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揚之人情始安二帝北行南仲與文武官吏勸進高宗既即位薄南仲爲人因其請老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延禧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已而言者論其主和誤國罪詔鑄學士秩延禧亦落職與祠尋責南仲臨江軍居住御史中丞張敞又言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致師潰蓋不恤國事用此報讐帝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劔擊之命降授別駕安置南雄行至吉州卒建炎四年復觀文殿大學士

王寓字元忠江州人父易簡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寓歷校書郎著作佐郎度支員外郎兼克編修官國子司業爲起居舍人改中書舍人兼蕃衍宅直講欽宗立以給事中命兼邇英殿經筵侍講轉吏部侍郎升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康王之使金也以寓爲尚書左丞副之寓憚行假夢兆丐免易簡亦上書以請上震怒追毀左丞命降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并易簡宮祠黜之建炎

四年賊馬進破江州易簡等三百人俱被害

論曰三代之後有天下而長久者漢唐宋爾漢唐末世朋黨相確小人在位然猶有君子扶持遷延浸微浸滅未有純用小人至於主辱國播如宋中葉之烈也蔡京以紹述爲羅張端官修士而盡之上箝下錮其術巧矣徽宗亦頗悟間用鄭居中王黼李邦彥輩褫京柄權以不肖易不肖猶去野葛而代烏喙也庸愈哉當是時王蔡二黨階京者芘京締黼者右黼援麗省臺迭相指噉微功挑患汴洛旣震則恠縮無策苟生苟和彼邦彥安中深斂輩誤國之罪當正其侈而欽高二君徒從竄典信失刑矣恪旣預推戴署狀乃死無足贖者輔以小臣廟上而譙大臣坐斥不變獨終始無朋與其賢矣乎

宋史卷三百五十二終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五十三

列傳第一百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何臬

孫傅

陳過庭

張叔夜

聶昌

張閣

張近

鄭僅

字文昌齡

子常

許幾

程之邵

龔原

崔公度

蒲貞

何臬字文縝仙并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擢祕書省校

書郎踰年提舉京畿學士召爲主客員外郎起居舍人
遷中書舍人兼侍講徽宗數從咨訪欲付以言責或論
棗與蘇軾鄉黨宗其曲學出知遂寧府已而留爲御史
中丞論王黼姦邪專橫十五罪黼旣抗章請去而尤豫
未決棗繼上七章黼及其黨胡松年胡益等皆罷棗亦
以徽猷閣待制知秦州欽宗立復以中丞召閱月爲翰
林學士進尚書右丞中書侍郎會王雲使金帥幹離不
軍還言金人怒割三鎮緩却禮幣弗納曰兼旬使不至
則再舉兵於是百官議從其請棗曰三鎮國之根本柰
何一旦棄之况金人變詐罔測安能保必信割亦來不

割亦來宰相主割議棗論辨不已曰河北之民皆吾赤
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豈爲父母意哉帝頗悟棗請建
四道總管使統兵入援以胡直孺王襄趙野張叔夜領
之兵旣響應而唐恪耿南仲聶昌信和議相與謀曰方
繼好息民而調發不已使金人聞之柰何亟檄止之棗
解政事俄以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尹金兵長驅傅城
下帝罷恪相而拜棗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始復
三省舊制時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棗建議請以爲元
帥密草詔藁上之乃以康王克天下兵馬大元帥陳遘
克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克副元帥京城失守從幸金

帥營遂留不返既而議立異姓金人曰唯何處去若水母
得預議既陷途廷桌仰天大慟不食而死年三十九建
文初詔以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玉局觀使祿其家計
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議者指其誤國不行秦檜自北還
具道其死時狀乃改贈大學士官其家七人

孫傅字伯野海州人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爲秘書
省正字校書郎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時蔡脩爲尚書
傅爲言天下事勸其亟有所建不然必敗脩不能用遷
秘書少監至中書舍人宣和末高麗入貢使者所過調
夫治舟騷然煩費傅言索民力以妨農功而於中國無

絲毫之益宰相謂其所論同蘇軾奏貶蘄州安置給事
中許翰以爲傅論議雖偶與軾合意亦亡他以職論事
而責之過矣翰亦罷去靖康元年召爲給事中進兵部
尚書上章乞復祖宗法度欽宗問之傅曰祖宗法惠民
熙豐法惠民國崇觀法惠民姦時謂名言十一月拜尚書右
丞俄改同知樞密院金人圍都城傅日夜親當矢石讀
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是人中訪得
無忌龍衛兵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
擒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
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

否但擇其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有武臣欲爲偏禪京不許曰君雖材勇然明年正月當死恐爲吾累其誕妄類此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臬尤尊信傾心待之或上書見傳口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政或聽之姑少信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大過懼必爲國家羞傳怒曰京殆爲時而生敵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傳言若告他人將坐沮_一之罪揖使出又有稱六丁力士天關大將北斗神兵者大率皆效京所爲識者危之京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臬數趣之徙期再三乃啓宣化門出戒守陣者悉下城無得竊覘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退墮於護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閉京遽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是日金人遂登城二年正月欽宗詣金帥營以傳輔太子留守仍兼少傳帝兼旬不返傳屢貽書請之及廢立檄至傳大慟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爾苟立異姓吾當死之金人來索太上帝后諸王妃主傳留太子不遣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特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之誤傷太子因帥兵討

宋史卷三百五十三 列傳 四
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傅曰吾爲太子傅當同生死金人雖不吾索吾當與之俱行求見二酋面責之庶或萬一可濟傅寓直皇城司其子來省叱之曰使汝勿來而竟來邪吾已分死國雖汝百輩來何益揮使速去子亦泣曰大人以身徇國兒尚何言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而從太子出至南薰門范瑀力止之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傅曰我宋之太臣且太子傅也當死從是夕宿門下明日金人召之去明年二月死於朔廷紹興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定

陳過庭字賓玉越州山陰人中進士第爲館陶主簿澶州教授知中牟縣除國子博士何執中侯蒙器其才薦之擢祠部吏部右司員外郎使契丹過庭初名揚庭辭曰徽宗改賜今名時人或傳契丹主苦風痺又箭損一目過庭歸證其妄且勸帝以邊備爲念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宣和二年進中書舍人纔七日遷禮部侍郎未盡一月又遷御史中丞兼侍讀睦寇竊發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與權貴迂齟齬以不舉劾之罪罷知

新州未半道青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三年得自便
欽宗立以集英殿修撰起知潭州未行以兵部侍郎召
在道除中丞初入見帝諭以國家多難每事當悉意盡
言於是節度使范訥丐歸環衛過庭因言自崇寧以來
建旄越者多不由勲績請除宗室及將帥立功者餘並
如訥例又乞辨宣仁后誣謗姚古擁兵不援太原陳其
可斬之罪七竄諸嶺表進禮部尚書擢右丞中書侍郎
議遣大臣割兩河與金耿南仲以老聶昌以親齎過庭
曰主憂臣辱願効死帝爲揮涕歎息固遣南仲昌及城
陷過庭亦以金人拘之軍中因留不得還建炎四年卒

于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肅

張叔夜字稽仲侍中耆孫也少喜言兵以蔭爲蘭州錄
事參軍州本漢金城郡地最極邊恃河爲固每歲河水
合必嚴兵以備士不釋甲者累月叔夜曰此非計也不
求要地守之而使敵迫河則吾旣殆矣有地曰大都者
介五路間羗人入寇必先至彼點集然後議所向每一
至則五路皆竦叔夜按其形勢畫攻取之策訖得之建
爲西安州自是蘭無羗患知襄城陳留縣蔣之奇薦之
易禮賓副使通事舍人知安肅軍言者謂太優還故官
獻所爲文知舒海秦三州大觀中爲庫部員外郎開封

少尹復獻文召試制誥賜進士出身遷右司員外郎使
遼宴射首中的遼人歎詫求觀所引弓以無故事拒不
與還圖其山川城郭服器儀範爲五篇上之從弟克公
彈蔡京京遷怒叔夜撫司存微過貶監西安草場久之
召爲秘書少監擢中書舍人給事中時吏情不度凡命
令之出於門下者預列銜使書名而徐填其事謂之空
黃叔夜極陳革其弊進禮部侍郎又爲京所忌以微猷
閣待制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嬰
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聞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鉅
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
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
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加直學士
徙濟南府山東羣盜猝至叔夜度力不敵謂僚吏曰若
束手以俟援兵民無噍類當以計緩之使延三日吾事
濟矣乃取舊赦賊文俾郵卒傳至郡盜聞果小解叔夜
會飲譙門示以閒暇遣吏諭以恩旨盜狐疑相待至暮
未決叔夜發卒五十人乘其惰擊之盜奔潰追斬數千
級以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靖康改元金人南下
叔夜再上章乞假騎兵與諸將并力斷其師路不報徙
鄧州四道置帥叔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再至欽宗手

札趣入衛卽自將中軍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
三萬人翌日上道至尉氏與金游兵遇轉戰而前十一
月晦至都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方
銳願如唐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領之
加延康殿學士閏月帝登城叔夜陳兵玉津園鎧甲光
明拜舞城下帝益喜進資政殿學士令以兵入城俄簽
書樞密院連四日與金人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帝
遣使齎蠟書以褒寵叔夜之事檄告諸道然迄無赴者
城陷叔夜彼創猶父子力戰車駕再出郊叔夜因起居
叩馬而諫帝曰朕爲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
再拜衆皆哭帝回首字之曰稽仲努力金人議立異姓
叔夜謂孫傳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帥請立太
子以從民望二帥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請如初遂從以
北道中不食粟唯時飲湯既次白溝馭者曰進界河矣
叔人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卒年六十三
訃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文

聶昌字幸遠撫州臨川人始繇太學上舍釋褐爲相州
教授用蔡攸薦召除祕書郎擢右司員外郎時三省大
吏階官視卿監者立都司上昌以名分未正極論之詔
自今至朝請大夫止以直龍圖閣爲湖南轉運使還爲

太府卿戶部侍郎改開封尹復爲戶部昌本厚王黼旣而從蔡京爲黼所中罷知德安府又以鄉人訟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安置衡州欽宗立吳敏用事以昌猛厲徑行爲可助已自散地授顯謨閣直學士知開德府道拜兵部侍郎進戶部尚書領開封府昌遇事奮然不顧敢誅殺敏度不爲用始憚之引唐恪徐處仁等共政獨遺昌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及士庶十餘萬人擗鼓伏闕下經日不退遇內侍輒殺之府尹王時雍麾之不去帝顧昌俾出諭旨卽相率聽命王時雍欲寘東等獄昌力言不可乃止昌再尹京惡少年估亂晝爲盜入官民家

攘金帛且去輒自縛黨中二三兩輩聲言擒盜持伏部走委巷乃釋縛分所掠而去人不與居昌悉彈治正法而縱博奕不之問或謂令所禁昌曰姑從所嗜以懈其謀是正所以禁其爲非爾昌舊名山至是帝謂其有周昌抗節之義乃命之曰昌京師復戒嚴拜同知樞密院入謝卽陳扞敵之策曰三關四鎮國家藩籬也聞欲以畀敵一朝渝盟何以制之願勿輕與而檄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簡禁旅以備出擊壅河流以斷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墮吾網中矣臣願激合勇義之士設伏開關出不意掃其營以

宋史卷三百五十三
列傳
九
報帝壯之命提舉守禦得以便宣行事會金人再議和
割兩河須大臣報聘詔耿南仲及昌往昌言兩河之人
忠義勇勁萬一不從必爲所執死不瞑目矣儻和議不
遂臣當分遣官屬促勤王之師入衛許之行次永安與
金將粘罕遇其從者稱閣門舍人止昌徹繖令用膀子
贊名引見昌不可爭辨移時卒以客禮見昌往河東至
絳絳人閉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州鈴轄趙子
清麾衆害昌抉其目而鬻之年四十九建炎四年始贈
觀文殿大學士諡曰忠愍父用之年九十以憂死昌爲
人疎雋喜周人之急然恩怨大明雖叱必報王黼之死
昌實遣客刺之棄屍道旁遂附耿南仲取顯位左右其
說以誤國卒至禍變而身亦不免焉

論曰何臬孫傳聶昌皆疎俊之士而器質窳薄使當重
任於艱難之秋宋事蓋可知矣欽宗之再詣金營臬實
誤之一死不足償也傳匿太子之謀甚疎昌河東之行
尤謬效死弗當徒傷勇爾過庭因方臘之亂乞誅蔡京
王黼朱勔以謝天下庶幾有敢諫之風焉

張閣字臺卿河陽人第進士崇寧初由衛尉主簿遷祠
部員外郎資閱淺爲掌制者所議蔡京主之乃止俄徙
吏部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屬疾不能朝改顯謨閣待

制提舉崇福宮疾愈拜給事中殿中監爲翰林學士河北諸帥以繕城訖役降獎詔有中貴人爲之地將繼此策賞閣言此牧伯常職若獎之恐開邀功生事之路徽宗曰卿言是也格不下嘗夜盛寒草制藁進帝猶坐賞其警敏賜詩以爲寵京免相閣當制歷數其過詞語適拔人士多傳誦之京復相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浙部和買絹杭獨居十三戶有至數百匹者閣請均之他郡杭久闕守閣經理有叙去惡少年之爲人害者州以理聞召拜兵部尚書兼侍讀復爲學士上日特賜敕詔且有意大用未幾卒年四十六閣初出守杭思所以固寵辭曰乞自領花石綱事應奉由是滋熾云

張近字幾仲開封人第進士累遷大理正發運使呂溫卿以不法聞近受詔鞫治哲宗諭之曰此出朕命卿毋畏惠卿對曰法之所在雖陛下不能使臣輕重何惠卿也溫輕謾不肯置對近言溫卿所坐明白儻聽其蔓詞懼爲株連者累詔以衆證定其罪提舉河北東路常平西路刑獄入爲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以集賢殿修撰知瀛州遼使爲夏人請命而宿兵以臨我近請亦出秦甲戍北道伐其謀邊人呂蠶兒入瓦橋爲盜吏執之遼人凶略宋民爲質近言朝廷方繼好息民當使曲在彼

一偷之得失不足爲輕重釋之便滄民漁於海遼卒利其饒而私舉網取魚守兵與之鬪斬級三十二州將請賞之或言所殺乃平人宜論如律議弗決近言邊人貪利喜功遂賞之則爲國起怨然彼挾兵涉吾地謂之非盜可乎如罪以擅興他日將誰使禦敵願兩置賞刑略而不問從之出鎮高陽八年累加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徙知太原府以疾提舉洞霄宮先承詔買馬三千給牧戶近悉歛諸民而不予直爲御史所劾失學士二年而復之卒年六十五

鄭僅字彥能徐州彭城人第進士爲大名府司戶參軍留守文彥博以爲材部使者檄往他郡彥博曰如鄭參軍詎可令數出奏改司法遷冠氏令河決府西檄夜下調夫急僅方閱保甲盡籍卽行先他邑至決遂塞使者怒劾之留守王拱辰爭於朝曰微冠氏城民魚矣猶坐罰金時河朔饑盜起獨冠氏無之且不入境他邑獲盜詰治之盜因言鄭冠氏仁故相戒不犯爾知福昌縣復值歲饑悉意振貸民不流亡當第賞不肯自列提舉京東常平入爲戶部員外郎至太府卿加直龍圖閣爲陝西都轉運使論餽餉河湟功進集賢殿修撰顯謨閣待制僅請籍閒田爲官莊是歲鎮戎德順收穀十餘萬會

西寧高永年戰沒熙河帥臣歸咎官莊奪屬羗地致其
怨畔詔罷之議者以爲惜改知寧州諸軍多殺老弱持
首要賞僅下令非疆壯而能生致者賞半之有內附羗
追寇得老人不忍殺擒之乃其父也相持哭一軍感動
時諸路爭進討奏捷僅獨保境不生事寇一不犯徙秦
州復爲都轉運使召拜戶部侍郎改吏部侍郎知秦州
以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卒年六十七贈光祿大夫
諡曰修敏子望之自有傳

宇文昌齡字伯修成都雙流人進士甲科調榮州推官
熊本經制使辟幹當公事凡攻討招襲建南平諸城
砦皆出其畫遷大理丞本師闕言其功擢提舉秦鳳路
常平改兩浙神宗患司農圖籍不肅選官釐整昌齡以
使夔路入辭留爲寺主簿遂拜監察御史鄜延帥奏所
部劉紹能與西羗通將爲患帝察其不然命昌齡卽鄜
州鞠之果妄也昌齡因請深戒守臣毋生事微賞以靖
邊人之心使還賜五品服尚書省建以爲比部員外郎
時官曹更新統紀未立昌齡悉力從事雖抵暮亦程吏
不止具所立綱要請於朝而行之三司故吏狃玩弛多
不便思有以中之擿邏卒糾其宿直遣小吏取衾服事
大臣欲論以私役帝以職事修飭釋不問改吏部員外

郎出京西轉運副使召爲左司員外郎送遼使至雄州
當宴從者不待揖而坐昌齡謂其使曰兩朝聘好百年
矣入境置宴非但今日揖而後坐此禮渠可闕邪使者
陽若不服而心悟其非卒成禮去遷太常少卿詔議郊
祀合祭論者不一昌齡曰天地之數以高卑則異位以
禮制則異宜以樂舞則異數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
日至之時皆有辨而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
以通於虛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以得而親可
以異其格今祭地於園丘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
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改直祕閣

知梓州歷壽州河中府鄧鄆青三州徽宗立召爲刑部
侍郎徙戶部侍郎陝西餽芻糧於邊舊制令內郡轉給
爲民病昌齡建言止輸其州而令量取道里費助邊糴
從之歲省糴價五百萬公私便之以寶文閣待制知開
封府復爲戶部侍郎知青杭越三州卒年六十五詔爲
封傅護送歸官給其葬費子常

常字權可政和末知黎州有上書乞於大渡河外置城
邑以便互市者詔以訪常常言自孟氏入朝藝祖取蜀
輿地圖觀之畫大渡爲境歷百五十年無西南夷患今
若於河外建城立邑虜情攜貳邊隙寔開非中國之福

也尋提舉成都路茶馬自熙豐以來歲入馬蕃多至崇觀間其法始壞提舉官歲以所入進羨餘吏緣爲姦市馬數十一二且負其直夷人皆怨常盡革其弊馬遂溢額加直秘閣改知夔州進祕閣修撰官累中大夫卒許幾字先之信州貴溪人少以諸生謁韓琦於魏琦勉入太學擢第調高安樂平主簿知南陵縣還民之託僧尼爲姦者數百人提舉京西常平爲開封府推官進至將作監吏與匠比爲姦欺凡斲削塗墍丹雘之工當以次用而始役卽槩給其廩費亡藝而患不均幾逆爲之程費省工陪再遷太僕卿戶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

鄆州梁山濼多盜皆漁者窟穴也幾籍十人爲保使晨出夕歸否則以告輒窮治無脫者幾有吏幹善理財由是四入戶部至尚書嘗以搖泉布法罷又以治染院事失實知婺州進樞密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徙知成德軍知太原府張商英裁損吏祿幾預其議貶永州團練副使安置袁州遇恩復中大夫卒

程之邵字懿叔眉州眉山人曾祖仁霸治獄有陰德之邵以父蔭爲新繁主簿熙寧更募役法常平使者欲槩州縣民力以羨乏相補之邵曰此法乃成周均力遺意當各以一邑之力供一邑之役豈宜以此邑助他邑哉

使者愧服辟之邵爲屬聽其所爲熊本察訪蜀道歸語
諸朝曰役法初行成都路爲最詳之邵力也詔召見成
都守趙抃奏留之入爲三司磨勘官得隱匿數十萬緡
從副使蹇周輔計度江嶺鹽還除廣東轉運判官元祐
初提舉利梓路常平周輔得罪亦罷知祥符縣俄知泗
州爲夔路轉運判官夔守疆狼不奉法劾正其罪大寧
井鹽爲利博前議者輒儲其半供公上餘鬻於民使先
輸錢鹽不足給民以病告之邵盡發所儲與之商買旣
通關征增數倍除主管秦蜀茶馬公事革黎州買馬之
弊歲以仲秋爲市市四月止以羨茶入熙秦易戰騎得

良馬益多知鳳翔府民負債無以償自焚其居而紿曰
遺火有主藏吏殺四婢人無知者之邵發擿岐人傳誦
徙鄭州元符中復主管茶馬市馬至萬匹得茶課四百
萬緡童費用師熙岷不俟報運茶往博糴發錢二十萬
億佐用度連加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三進秩爲熙河
都轉運使秦鳳出師命之經制卽言已備十萬騎可食
三百日矣徽宗喜擢顯謨閣待制敵犯熙河之邵攝師
事屯兵行邊境解去俄得疾卒方錄功轉大中大夫不
及拜贈龍圖閣直學士官護喪歸子唐至寶文閣學士
龔原字深之處州遂昌人少與陸佃同師王安石進士

高第元豐中爲國子直講以虞藩訟失官哲宗卽位詣
訢理所得直爲國子丞太常博士方議祀北郊原曰合
祭非理也天子父天母地旣不爲寒而廢祠其可爲暑
而輟行此漢儒陋說爾願亟正之加祕閣校理充徐王
府記室出爲兩浙轉運判官紹聖初召拜國子司業入
對帝問曰卿歷徐邸官何爲補外得非大臣私意乎對
曰臣出使鄉部獲知民間事宜臣素知如是不知其因
也旋兼侍講遷祕書少監起居舍人權工部侍郎爲曾
布所重安惇論其直講時事以集賢殿修撰知潤州徽
宗初入爲祕書監進給事中時除郎官五人皆執政姻
戚悉舉駁之又論郝隨得罪不得居京師鄧洵武不宜
再入史院朝論謂帝爲哲宗服當循開寶故事爲齊衰
期原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主議者斥其
妄黜知南康軍改壽州俄用三年之制乃復修撰知揚
州還朝歷兵工部二侍郎除寶文閣待制知廬州陳瓘
擊蔡京原與瓘善或謂原實使之奪職居和州起爲亳
州命下而卒年六十七初王安石改學校法引原自助
原亦爲盡力其後司馬光召與語譏切王氏原反覆辨
揀不少衰光嘆曰王氏習氣尚爾邪爲司業時請以安
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子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

故一時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敝自原始

崔公度字伯易高郵人口吃不能劇談而內絕敏書一閱卽不忘劉沆薦茂才異等辭疾不應命用父任補三班差使非其好也益閉戶讀書歐陽修得其所作感山賦以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卽付史館授和州防禦御推官爲國子直講以母老辭王安石當國獻熙寧稽古一法百利論安石解衣握手延與語召對延和殿進光祿丞知陽武縣京官謁尹故事當拜庭下公度疑尹辱已徑詣安石訴之安石使鄧綰薦爲御史未幾爲崇文校書刪定三司令式於是誦言京官庭謁尹非宜安石爲下

編敕所更其制加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公度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廁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及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爾見者皆笑亦恬不爲耻請知海州元祐紹聖之間歷兵禮部郎中國子司業除祕書少監起居郎皆辭不受知穎濶宣通四州以直龍圖閣卒

蒲自字君錫閬州人母任知書里中號任五經自幼以聞敏聞中進士第歷利州司戶參軍三泉主簿知合江金水縣通判文州有獻議者欲開文州徑路達陝西自言洮岷積石至文爲甚邇自文出江油鄧艾取蜀故道

也異時鬼章欲從此窺蜀爲其阻隘而止夏人志此久矣可爲之通道乎議遂塞爲睦親宅教授提舉湖北京西常平京寧均田轉運使以用不足將度費以定稅自曰詔旨所以嘉惠元元爾初不在增賦也死穰地廣沃國初募民墾田得爲世業令人毋輒訴蓋百年矣好訟者稍以易佃法搖之自一切禁止有持獻於權貴而降中旨給賜者自言地盈千頃戶且數百傳子至孫久一旦改隸衆將不安先朝明詔具在不可易也朝廷是其議提點湖南刑獄知鼎遼隴寧四州復提舉潼州路刑獄有議權酷於瀘叙間云歲可得錢二十萬自言先朝念此地夷漢雜居故弛其權禁以惠安邊人今之所行未見其利乃止累官中大夫卒年七十二論曰傳曰尺有所不逮寸有所不單觀二張之理郡鄭僮之守藩宇文父子之便邊糴革馬政許幾程之邵之經制財運蒲自之議稅權皆有可稱道若閣之固寵於花石而龔原崔公度主王氏學以諂事安石則縉紳所不齒也

宋史卷三百五十三終

宋史卷三百五十四

列傳第一百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鑾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人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沈銖 弟錫

路昌衡

謝文瓘

陸蘊

黃寔

姚祐

樓昇

沈積中

李伯宗

汪澥

何常

葉祖洽

時彥

霍端友

俞棗

蔡蕤

沈銖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季長王安石姝婿也銖少

從安石學進士高第至國子直講季長領監事改審官
主簿坐虞蕃事免歸元祐置訴理所被罪者爭自列錄
獨不言紹聖初起爲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崇政殿說
書受旨同編類元祐臣僚章疏以進講爲解拜右司諫
辭改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吳居厚除戶部尚書錄論其
使京東時褻歛詔其實狀不能對罰金講詩南山有臺
至萬壽無期以爲此太平之基立而可久之應哲宗屢
首肯之真拜中書舍人兼侍講俄引疾以龍圖閣待制
知宣州卒弟錫

錫字子昭以王安禮任爲鄂公司戶參軍崇寧初爲講
議司檢討蔡京方銓次元符上書人欲定罪錫曰遠方
之士未能知朝廷好惡若果罪之恐非敦世厲俗之道
京不從除衛尉丞遷祠部員外郎提點江東刑獄知婺
州入爲左司員外郎兼定嘉二王侍講進太常少卿拜
兵部侍郎以徽猷閣待制知應天府徙江寧張懷素誅
朝廷疑其黨有脫者江淮間往往以誣告與獄錫至郡
有告者按之則妄也具疏于朝由是他郡繫者皆得釋
歷知海泰汝宜四州以通議大夫致仕卒贈宣奉大夫
路昌衡字持正開封祥符人起進士至太常博士參鞠
陳世儒獄逮洽苛峻至士大夫及命婦皆不免遷右司

員外郎歷江淮發運陝西轉運副使知廣州徙荆南又徙潭州加直龍圖閣知慶州紹聖中召爲衛尉大理卿遷工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李清臣有狂婦人之訢昌衡致之重辟出知瀛州徙永興軍進直學士知成都徽宗立應詔上書曰頻年以來西方用兵致興大役利源害政佞臣蔽主四者皆陰之過盛自陝以西民力傷殘人不聊生災異之變生於天地之不和起於人心之怨望故妖星出見大河橫決秋雨霖淫諸路饑饉殍死道路妻子棄捐破析貲儲以應星火之令勤勞憔悴多不生還人心如此而欲其無怨難矣俄坐清

臣獄事責司農少卿分司居郢州明年起爲滁州定州復直學士知開封府乞嚴告捕虛妄之法以靖訐訢徙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龍圖閣學士

謝文瓘字聖藻陳州人進士甲科教授大名府元豐中上疏言臣下推行新法多失本意而榜笞禁錮民受其虐梏克聚斂不勝多門其不急之征非理之取宜罷減之大臣以爲訕朝廷議置之罪神宗曰彼謂奉法者非其人爾匪訕也哲宗時御史中丞黃履薦爲主簿三年不詣執政府召對除祕書省正字考功右司員外郎紹

聖未都水使者議建廣武四埽石岸朝廷命先治岸數十步以驗其可否黃流湍悍役人多死一方甚病功不可成而使者申前說愈力文瓘條別利害罷其役徽宗立權起居舍人給事中詔修神宗寶訓文瓘請擇當時大政事大黜陟節其要旨而爲之說以進然所論率是王安石謂神宗能察衆多之謗任之而不貳於是朋黨消而威柄立他皆放此遼主洪基殂使往弔之令從者變服而入貶秩二等崇寧元年出知濮州尋治黨事坐元豐上疏及嘗詒呂公著書再調邵武軍移處州帝披黨籍曰朕究知文瓘本未嘗出籍廼以爲集英殿修撰知濟州卒子玘宣和中爲駕部員外郎知汝州欽宗時上封事十篇論事切至使于金還提點京西北路刑獄金人犯汝州玘自襄陽領兵往援之戰死

陸蘊字敦信福州候官人少知名登進士第爲太學春秋博士經廢員省改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崇寧中提舉河北兩浙學事召對言元祐異意俗學旣不爲我用近詔不以使一路而猶得爲守令臣愚未知其可遂拜禮部員外郎轉吏部遷辟雍司業太常少卿議原廟不合黜知瑞金縣還爲太常進國子祭酒中書舍人請葺諸州天慶觀立學事司考課法遷太司成擢御史中丞

引門下侍郎余深親嫌自列徽宗曰相避之法防有司不能盡公爾侍從吾所信任豈得下同庶僚乎不許蘊頗論事嘗言御筆一日數下而前後相違非所以重命令輔相大臣宦官戚里賜第營築縱撤民居縣官市材於民而不予直貴游子弟以從官領閑局奉朝請爲員猥多無益於事又賜予過制中外用度多於賦入數幸私室乖尊卑之分亦非臣下之福其言皆中時病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改建州時弟藻由死曹侍郎出爲泉州過蘊合樂燕款閩人以爲盛事加顯謨閣直學士引疾提舉鴻慶宮方二浙用兵旁郡皆繕治守備蘊聞命就道使者劾爲避事奪職稍復集英殿修撰卒

黃寔字師是陳州人登進士第歷司農主簿積官提舉京西淮東常平元豐末議罷提舉官命未布寔舅章惇屬蔡確徙寔提點開封封縣鎮遷提點梓州路兩浙刑獄京東河北轉運副使哲宗以寔爲監司久議召用曾布陰沮之林希曰寔兩女皆嫁蘇軾子所爲不正不宜用乃以知陝州爲江淮發運副使賀遼主登位及境迂者移牒來稱爲賀登寶位使寔報以受命無寶字拒不受還除太僕卿再擢寶文閣待制知瀛州徙定州朝旨籍民兵旁郡因緣擾困寔懷檄不下而晝利害請之事得

寢卒于官贈龍圖閣直學士寔孝友敦睦世稱其內行
蘇轍在陳與寔游因結昏其後又與軾友善紹聖黨禍
起寔以章惇甥故獲免然亦不得久於朝著焉

姚祐字伯受湖州長興人元豐末第進士徽宗初除夔
州路轉運判官且行會帝幸禁苑御弓矢祐奏聖武臨
射賦帝大悅留爲右正言歷陳紹述之說遷左司諫建
議置輔郡以拱大畿進殿中監六尚局官制成凡所以
享上率屬察舉稽違殿最勤惰之法皆祐裁定以親老
請郡授顯謨閣待制知江寧府時召捕張懷素祐追獲
之復爲殿中監踰歲以直學士知鄭州改秦州或請調
熙河弓箭士徙邊以省更戍祐謂人情懷土重遷弓以
二年爲更發之期滿歲樂業而願留者乃聽且請擇熙
秦富民分丁授地蠲役借糧以勸耕植益廣秦之東西
川建城壁嚴保障以控熙河涇原皆從之復爲殿中監
改吏部侍郎命鎮蜀用母老辭遷工部尚書加龍圖閣
學士爲大名尹進延康殿學士復爲工部尚書徙禮部
母喪除知太原府縣有小胥造冢逼其先墓者祐疑爲
厭已請解官持服先是詔許祐悉買墓旁地遂併徙他
冢小胥不從故祐持以爲說言者論其挾仇要君乃止
以提舉上清寶籙宮卒贈特進諡曰文僖

樓昇字試可明州奉化人進士高第調汾州司理參軍
徙永興虞策幕府監在京文繡院知太宗正丞遷度支
員外郎以養親求知泗州復爲吏部右司員外郎左司
郎中太府鴻臚卿除直秘閣知秀州政和末知隨州入
辭請於明州置高麗一司斂百舟應使者之須以遵元
豐舊制州有廣德湖墾而爲田收其租可以給用徽宗
納其說改知明州賜金紫出內帑緡錢六萬爲造舟費
治湖田七百二十頃歲得穀三萬六千加直龍圖閣秘
閣修撰至徽猷閣待制郡資湖水灌溉爲利甚廣往者
爲民包侵昇令盡泄之墾田自是苦旱鄉人怨之在郡

五年旣請溫之船官自隸以便役又請越台之鹽以佐
費詔責之曰郡自有鹽筴不能興而欲東取諸台西取
諸越斯乃以鄰國爲壑也睦寇起善理城戍有績進徽
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卒

沈積中常州人賜進士出身爲辟雍正戶部員外郎至
秘閣修撰河北轉運使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知河間
真定府積中本王黼所引拔黼方圖燕地使覘邊隙中
書舍人程振語之曰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感其戒
至鎮以書謝振盛言其不可振宣告于朝已而師敗於
白溝童貫還罷積中提舉上清寶籙宮旣得燕山又命

以資政殿學士同知府未行而卒或曰爲盜所殺或曰
婢殺之終亦不能明也貫惡其曩言追削官職建炎中
宰相上其書乃悉復之

李伯宗字會之河陽人第進士知內丘咸陽太康縣建
言朝廷行方田均稅之法令以豐歲推行今州縣吏苟
簡懷異者指熟爲災而貪進幸賞者掩災爲熟望深察
其違戾而寘諸罰括縣壯丁爲兵得千人上其名數與
按閱之法知樞密院蔡卞喜而薦之提舉京畿保甲使
行其說增籍二萬已而有訴者陳牒至八百七十左遷
通判相州提舉白波輦運提點江淮坑冶鑄錢入爲將

作少監開封民有鬻神祠故帽飭以龍者吏以爲乘輿
服御伯宗曰此無他當坐不應爲爾尹不從具以請如
伯宗議歷大理卿入對言今情重法輕者許奏請而情
輕法重者不得焉恐非仁聖忠恕之意徽宗納之遷刑
部侍郎與工輔不相能用胥吏微過罷提舉崇福宮明
年知同州徙陝西都轉運使以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
卒贈光祿大夫諡曰榮

汪解字仲容宣州旌德人少從胡瑗學易又學於王安
石著三經義傳解與其議又首傳其說熙寧大學成分
錄學政登進士第調鼎州司理參軍知黟縣入爲太學

正累遷國子祭酒兼定嘉二王翊善擢中書舍人爲大
司成議學制不合以顯謨閣待制知婺州改潁昌又改
陳壽二州徙應天府上章辭行提舉崇福宮卒贈宣奉
大夫解自布衣錄天子學至爲正爲司業祭酒迄于司
成官以儒名者三十年一時人士推之

何常字德固京兆人中進士第爲開封府兵曹紹聖初
或言蘇軾主文柄取士之非毀宗廟者常預其間出通
判原州歷將作丞陝西轉運判官熙河轉運副使議者
欲貸民金帛而使人粟塞下常曰車牛轉輸民力已病
然未至於死亡者粟自官出而民無害也金疆以金帛

使自入粟懼非貧弱之利熙帥及監軍劾之貶秩徙成
都路中使持御札至今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常奏
旗者軍器之飾敢不奉詔戲龍羅唯供御服口衣一匹
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爲減四
之三除直龍圖閣加集賢殿修撰爲使徙陝西以顯謨
閣待制知秦州轉通議大夫諜告夏人多築堡柵朝議
出兵牽制常言羗人生長射獵今困於版築違所長用
所短可以拱手待其弊無煩有爲也從之鎮秦六歲察
訪方邵劾其越法貨酒借米麴於官而毀其曆獄具責
昭化軍節度副使數月復其官終右文殿修撰年七十

三
論曰西漢之末士大夫阿諛銷悞遂底于亡東都諸賢以風節相尚激成黨禍宋元祐類東都崇宣類西漢末世蓋忠鯁獲罪則相習容悅而已君驕臣諂此邦之所繇喪也觀沈銖諸人徒徇時軒輊不能爲有亡惡足以言士哉

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熙寧初策試進士祖洽所對專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爲第一僉書奉國軍判官判登聞檢院由國子丞知湖州留爲校書郎元祐初歷職方兵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進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論其對策訕及宗廟祖洽自辨事下從官定議蘇軾劉攽言祖洽謂祖宗紀綱法度因循苟簡願朝廷與大臣合謀而新之可以爲議論乖謬若謂之訕則不可於是但出提點淮西刑獄紹聖中入爲左司郎中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祖洽性狼復喜諛附密言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哲宗曰宣仁聖烈婦人之堯舜也其於社稷大計聖意素定朕已令作告命明述此旨祖洽復言若以珪爲無迹則黃履劉拯相繼論之矣願稽合羣情決之獨斷珪遂追貶又言司馬光呂公暑獲終牖下恩禮隆縟蔡確受遺定策而貶死

嶺外乞恤其孤其論率類此林希薦祖洽謂其最向正
帝言不可大用乃已坐舉王回出知濟州徙洪州以牟
利黷貨聞祖洽與曾布厚人目爲小訓狐布用事欲以
吏部侍郎召韓忠彥不可白爲寶文閣待制知青州未
赴布竟引爲吏部布罷乃出知定州且行大言於上至
云當時蔡確稍失事幾王珪果遂姦謀則神宗遂失正
統不知今日神器孰歸臣爲朝廷宗社明確之功正珪
之罪勸沮忠邪於千萬年以此報神宗足矣徽宗怒其
躁妄降集賢殿修撰提舉沖佑觀自是不復用久之知
洪州改亳州加徽猷閣直學士政和末卒

時彥字邦美開封人舉進士第簽書穎昌判官入爲秘
書省正字累至集賢校理紹聖中遷右司員外郎使遼
失職坐廢旋復校理提點河東刑獄蹇序辰使遼還又
坐前受賜增拜隱不言復停官徽宗立召爲吏部員外
郎擢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以直龍圖閣爲河東轉運
使加集賢殿修撰知廣州未行拜吏部侍郎徙戶部爲
開封尹異時都城苦多盜捕得則皆亡卒吏憚於移問
往往略之彥始請一以公憑爲驗否則拘繫之以俟報
坊邑少安獄屢空數月遷工部尚書進吏部卒
霍端友字仁仲常州武進人徽宗卽位策進士第一授

宣義郎不閱月擢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起居郎
中書舍人服金紫故事唯服黑角帶帝顧見之曰給事
舍人等爾而服飾相絕如是始命犀帶佩魚進給事中
大司成禮部侍郎端友言朝廷尊安重內輕外可令內
外侍從更出迭入以奉禁闈殿大邦俾天下之勢如持
衡庶無首重尾輕之患疏入卽請補郡廼以顯謨閣待
制知平江改陳州爲政以寬聞不立聲威陳地汗下又
雨則積潦時疏新河八百里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洩端
友請益開二百里徹于淮自是水患遂去內侍石燾傳
詔索瑞香花數十本端友不可疏罷之復以禮部召轉

吏部官至通議大夫卒贈宣奉大夫

俞棗字祇若江寧人崇寧四年以上舍生賜進士第簽
書鎮南軍判官未赴爲辟雍博士秘書省正字吏部員
外郎起居舍人兼定嘉二王記室擢中書舍人居三月
進給事中殿中侍御史毛注建議罷增石炭場棗駁其
非除顯謨閣待制知蔡州明日復留踰年竟出爲襄州
還拜給事中上言學校三代之學也然崇寧四年以前
議者以爲是五年則非之大觀三年以前議者以爲是
四年則非之豈學校固若是哉觀望者無定說尔必使
士有成才人無異論事之不美者不出於學校然後爲

得言頗見行蔡京再相憾向所用士多畔已葉夢得言
卓獨否遂拜御史中丞陳士風六弊又發戶部尚書劉
炳爲舉子時陰事京方倚炳爲腹心戾其意改卓翰林
學士遷兵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德府石公弼在
襄州以論衙前事謫言者謂卓實倡之罷提舉崇禧觀
竟以毀紹聖法度貶常州團練副使安置太平州行未
至復述古殿直學士知江寧江府

蔡疑字文饒開封人崇寧五年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
復用卽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
紹聖之續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

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
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不以
爲疑動搖國是不以爲憚願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於
是擢爲第一以所對頒天下甫解褐卽除秘書省正字
遷起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人自布衣至侍從纔九月
前所未有也旋進給事中一意附蔡京叙族屬尊爲叔
父京命攸修等出見疑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比諸
父行也遽列拜之八寶赦恩詔兩省差擇元祐黨人情
輕者出籍疑不肯書言者論其不能推廣上恩使歲久
獲罪之人得以洗濯出知和州明年加顯謨閣待制知

杭州始薨未第時以書謁陳瓘稱其諫疏似陸贄剛方似狄仁傑明道似韓愈及對策所持論頓異遂欲害瓘以絕口因其子正彙告蔡京不軌執送京師瓘復入爲給事中又與宰相何執中謀使石慄治瓘幾不免事具瓘傳御史毛注言陛下修善政以應天斥大姦以定國而薨巧言惑衆造爲釁端疏入不報范柔中者頃以上書入邪等至是進階薨言柔中嘗毀神考哲宗有弗共戴天之讐自今春黨人復官士論駭愕有致疑於紹述者乞削其叙遷昭示好惡從之張商英作相常安民與之書激使爲善薨弟彙剽其藁示薨卽論之以搖商英

薨遷翰林學士坐妄議政事罷提舉洞霄宮起知建寧府方建神霄宮薨先一路奏辦下詔褒獎召爲學士承旨禮部尚書嘗陰附權倖事覺徽宗令人對將面詰之踰月不奉詔帝怒命黜之御史言薨游太學則挾詭計以鉗諸生居侍從則挾私事以脅宰輔處門下則借國法以快私忿爲郡守則妄尊大而蔑監司召自金陵偃然以丞轄自處旣升宗伯乃懷不滿之心宜重寘諸罰遂貶單州團練副使房州安置宣和中復龍圖閣直學士再知杭州爲政喜怒徇情任刑大慘方臘亂後西北戍卒代歸人得犒絹薨禁民與爲市乃下其直疆取之

宋史卷三百五十四
卒怒乘疑夜飲客縱火焚州治須其出救殺之疑知事
勢洶洶踰垣走僅得免詔奪職罷歸明年以徽猷閣待
制卒

論曰自太宗歲設大科致多士居首選者躡取華要有
不十年至宰相亦多忠亮雅厚爲時名臣治平更三歲
之制繼以王安石改新法士習始變哲徽紹述尚王氏
學非是無以得高第葉祖洽首迎合時相意擢第一自
是靡然士風大壞得人亦衰而上之恩秩亦薄矣熙寧
而後訖於宣和首選十八人唯何臬馬涓與此五人有
傳然時彥端友齷齪祖洽俞臬蔡疑儉邪小人繇王氏
之學不正害人心術橫潰爛漫并邦家而覆之如是其
僭焉此孟子所以必辯邪說正人心也

宋史卷三百五十四終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五十四

列傳

十四

一

